

牧齋有學集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二

墓誌銘

卓去病先生墓誌銘

去病姓卓氏名爾康其爲人孝于親忠于君篤厚于朋友以通經術講經濟爲能事孤峭介特以世道爲已任雖其生值叔季身沈下僚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信之無異詞去病杭之塘西里人父光祿署丞明卿能詩結客諸老先生皆字之曰徵甫去病徵甫之少子也而出後于其兄學錄文卿少有至性事三母皆盡孝萬曆壬子舉鄉書本生母卒終喪三年哀動

路人此其孝于親也憤時俗重進士科糞洩乙榜厚
自灑濯務使所居官大授祥符教諭署儀封封丘假
守許州所至頒立教條醜雍河築圯城爲百世利入
爲國子學錄轉兵部司務陞南京刑部主事工部屯
田司郎中在司廳危言覈論動引古誼兩尙書便文
老吏皆屈已從之左遷常州府簡較徙大同推官盧
公象昇爲督府建白兵事稍自發舒量移兩淮分司
運判不以衰晚故取看囊一錢歲大稔涕泣爲淮人
請賑語切直多忌諱用是罷歸甲申之難早行呼憤
涕流漬床席不踰年而死此其忠于君者也兒時與

胡胤嘉休復同學嚶嚶好古長以許孟中高存之二
君子爲師友休復選庶常卒官爲木主祀于中雷之
左并祀休復父太公及壬子舉主余御史之無後者
與人交寬論不知已而嚴于知已後門寒雋傾身慰
藉鉅公要人片語責望終身不交一言晚而與余定
交語人曰吾得此友藉以報塞國家非以爲交遊光
寵也其相期待如此愍六經之學不違而師倬摩跡
編削句籒字櫛期張衆目爲羅以蒐獵聖賢之指要
作易■五十卷詩學四十卷春秋辨義四十卷茂苑
相國進講春秋將錄其書以獻去位不果上萬曆間

河決山東去病年二十與休復落第居金陵遣老丁
生裹糧視張家堰口諸生皆目笑之舟船南北迂道
沂沿訪問黃淮分合情勢作河渠議十篇旁及禮樂
郊廟財賦漕運錢法官制六要會要各有成書而尤
詳于武備人皆易之謂帑上兵法耳比官雲中而哈
卜之議起卜者順義王後也西哈市馬以下爲僮

疋取我一金而陰啗哈金強半謂之啞食哈恨而謀
併之乃好言謾我卜陽事天朝陰導天朝若捨卜

而固與我願併力爲漢圖諸降部落却附從中

蠡起可反手滅也邊吏皆盱衡鼓掌謂侯封可契

戾取去病奏記盧公謂邊吏不知大計其故有三卜
四世保塞今棄之以媚哈諸磬謂漢少恩不足恃
賴一也哈易我而畏 謾言爲我圖 所謂空給王
烏耳二也哈圍歸化城十五日不解卜街我甚必東
走以孽我三也計莫若宣諭西哈保全殘卜堂堂正
正存中國大體我一言而解卜圍柱卜謾銷 諜此
所謂知大計者也盧公大悟趣下邊吏施行宣雲遂
解嚴當是時盧公嚴重去病朝見屬吏罷輒開後堂
延去病上坐部折謝不敏隅坐請事議上時漏下二
鼓盧公炳燭傳籤質明而事定于是向之易去病者

詫去病果知兵又惜盧公能用去病而坐視其抑沒以終老也崇禎末中書沈君廷楊以海運超拜特疏請余開府東海設重鎮任援勦去病家居老且病矣聞之大喜畫圖系說條列用海大計惟恐余之不得當也疏入未報而事已不可爲去病晚歲論兵端爲東事及其所期許于余者至是而心灰夢斷臣精銷亡不復能久居此世矣此可爲痛哭者也去病卒甲申十一月廿九日年七十有五妻李氏側室劉氏詹氏子三人向人伊人皋女一人皋以乙亥歲葬去病于泉鶴之阡抱其遺書哭而請銘于余余見而悲之

余嘗謂去病以文士喜論兵述戰守勝負之要似尹
師魯遇事發憤是是非非無所忌諱似石守道歐陽
公論守道曰其違世驚俗人皆笑之則曰吾非狂癡
者也然則天下之士雖知去病其能推其用心而哀
其志者則亦鮮矣去病有集二十卷余爲之序曰百
年而後深思尙論想見其爲人亦必有如余之廢書
嘆息泣下沾襟而不能自止者蓋其言之而益信銘
曰

世之稱君咸擬以儒林廉吏琬琰刻鏤余之惜君
則嘆其長情奇志怫鬱于下泉鶴臯之原宿草芋

眠此何祥邪有光間于斗牛之間嗚呼張華雷令
不可得矣孰知其然不然

新安汪然明合葬墓誌銘

崇禎癸未余遊武林之西溪然明偕馮二雲將訪我
綠萼梅樹下酌酒譚燕驩若平生亂後客從武林來
數問然明起居皆曰然明蔭藉高華賓從萃止徵歌
選勝狎主詩酒之盟微然明湖山寥落幾無主人矣
已而重遊湖上如客之云與然明握手一笑又數年
然明卽世余往弔之則墓有宿草矣嗟乎自有湖山
以來靈人韻士流留興會長與山光水色相御于無

窮承平之世天地暢悅草木丰容園池極目歌舞載
塗山不益而高也水不益而深也若夫喪亂之後焚
如突如陵彝壑改于斯時也命觴載妓左絃右壺聊
復以吹噓朔風招邀淑氣是亦造化所使爲勾萌甲
拆之魂兆也如然明者非與然明歿湖山遂無主人
矣一觴一咏載色載笑俛仰之間邈然終古峴首之
涕牛山之悲又于吾身親見之是能不爲之嘆息哉
按狀然明姓汪氏諱汝謙先世出唐越國公宋秘書
丞叔敖分居歛之叢睦祖某周府審理父某萬曆丙
子鄉進士生五子然明其季也然明生十三年而孤

先賢不傳集 卷三十一
斬然如成人事其母捧手肅容視氣聽聲九十年如
一日人以爲白華之子事其諸兄若姊同仁均愛絕
少分甘人以爲棠棣之弟撫孫卹甥睦嫗收族三黨
婚嫁葬靈于我乎取人以爲有葛藟之仁緩急扣門
不以無爲解分宅下泣側席而坐存亡死生不見顏
色人以爲有伐木乾餼我行收卹之義蓋其爲人量
博而智淵幾沉而才老其熱腸俠骨囊橐一世之志
氣如湍流瀆泉觸地涌出所至公卿虛席勝流歛集
利之觀潮之客三竺漉囊之僧西陵油壁之妓北里
雪衣之女靡不繫箱捧席傾囊倒篋人厭其意留連

而不忍去其心計指畫牢籠幹辨之器用如白地光明之錦裁爲襦袴整無不宜其精者鉤探風雅摹榻書法編次金石寸度律呂雖專門肉譜不能與之爭能其獬者用以點綴名勝摒擋宴集舫舳靚溪聲殺截精旨杖函履屐咸爲位置及乎彌留待盡神明湛然要雲將諸人摩挲名蹟吹簫摘阮移日視蔭乃抗手而告別然明蓋世之吉人邦之壽考太平之遺老劫後之種民吾所謂造物之所使者而豈徒哉然明生萬曆丁丑八日卒乙未七月年七十有九娶吳氏相夫刑家具著儀法字庶出子逾于巳出閨門頌之

物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與然明齊年以丁酉四月卒年八十有二子玉立以
高才生有聞次繼昌出爲仲方公後已丑進士官湖
廣按察司副史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葬于玉岑山
之新阡于是玉立排纘事狀泣而請銘昔李文叔記
雒陽名園謂園林盛衰關天下之治亂田叔禾志西
湖則以版蕩淒涼偏安逸豫次湖山勝覽之後今余
銘然明墓回翔今昔有餘感焉銘曰

一 斯晨斯夕兮假日宴游朱絲綠浪兮紅粉丹丘伊
人云亡兮誰樂爽鳩嬉春罷詠兮竹枝輟謳夢夢
月鏡兮沈沈金牛孤山鶴怨兮古洞猿愁吁嗟夢

華兮孰知我憂紅牙紫毫兮申寫風流鑽辭陵谷
兮于彼千秋

李貫之先生墓誌銘

嗚呼百年以來士大夫沿襲浮華備耳剝目不知學
問爲何事自文淵中秘之藏祖宗儲以養士館閣巨
公不復問其扁繡而况匹夫庶士有能知而好之者
乎有能知而好好而讀讀而好學澆思不以諛聞曲
見穿穴嚙蠹者乎萬曆中江陰有李君貫之窮老盡
氣搜緝聖賢遺文其于六經四部聚之勤讀之力而
守之固斯可謂強學力行強立不返之君子也君諱

鶚翀字如一後以字行字貫之少應進士舉多識古
文奇字不中程再自罷去家世力耕給公上供伏臘
其餘悉以購書搜閣本訪逸典藏弄列編鬻翰老而
食貧指其藏書曰富猗鄭矣故曰聚之勤其讀書也
闕必補譌必正同異必讐勘痛不輟業衰不息勞倣
宋晁氏元氏書目自爲詮次發凡起例井如也故曰
讀之力論學以六經爲淵海以箋疏爲梯航謂朱子
于戴記未有成書網羅鈎貫撰禮經緝正易箒時猶
自幸徹簡故曰守之固而君子先民之遺書非苟知
之而已也事祖父母致敬盡毀撫弟妹分甘讓肥

舉止方重不苟訾笑冠婚喪祭遵用古典立先廟置
義莊廳事懸高皇帝聖諭六族詔告族黨老居南村
歲時祭奠徒步往返鄉人觀禮焉天啓中羣小附椽
人亂政每齟齬唾罵繼以泣涕繆宮允昌期妹之夫
也御史應昇弟子也相繼械繫君執應昇手曰勉之
李氏有人矣詒繆書曰生平學力方寸裁決吾不惜
爲王炎午斯吾所謂強學力行強立不返者也君晚
與余定交束書飾費用士相見禮十五年間書筒奚
囊百里參錯遺文掌故取次弋獲宿春相聞若傳遞
焉余有事正史以謂如君者長編討論可援爲助君

嘗詒書姚叔祥訪求鄭端簡后妃權倖等十二傳其
意亦以余爲可助也君沒無相余者矣不于腕勉世
道交喪滄桑劫火相挺繼作汗青頭白不可復問矣
嗚呼史氏之難也廬陵涑水五百年不易遵劉道原
徐無黨之流天亦靳而生之耶天旣生君畀之以多
聞纘言顧鏘削其遺經使之老而微歿而燔耶抑亦
儒行禮宗上帝所閔重殘膏流墨與褒衣法冠俱還
冊府不慙遺斯世耶君疾革正冠危坐詔諸孫曰我
于三不朽無一不敢稱學者窮經問字虞山吾心師
也丐一言銘我足矣越十一年乙酉國有大故湯葬

又十年甲午成之具狀來請余老不獲死泫然執筆
徒以墜言受命其又可悲也君始祖恒烈公至元中
從伯顏丞相官統軍元帥墓在河間寧津縣子霑柯
孫李八撒兒佩金虎符世守江陰遂家焉八撒子脫
寅拜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鎮平江至丙申死淮張
之難入國朝始爲儒戒菴府君諱翊以儒有聞翊生
復菴府君諱果用孫應昇死忠贈太僕卿君之父也
君以崇禎庚午四月二十三日卒享年七十有四娶
貢氏生一子奕茂官鴻臚寺序班先卒女六人孫男
五人良知成之及功達之挺之曾孫男女若干人君

之作家譜也徵蒙古事最核金虎符三珠二珠之別
則辨國制八撒伯察脫寅脫因之稱則考國音明善
公督漕死事之詳則援據陳敬初張文蔚之詩誄先
輩推文徵仲諳勝國故事君庶幾焉由此觀之余之
誌君所以三嘆于史事者蓋不誣也銘曰

江陰東原赤岸里有明碩儒墓于此天地閉塞賢
人死文府滅熄禮庫燬有光熊熊漢津起色正芒
寒勻勻徙端門有命珠囊理祀諸瞽宗日可埃誰
爲之銘舊太史大書澁刺詔天咫

歸文休墓誌銘

崑山歸昌世字文休太僕寺寺丞震川先生諱有光
之冢孫也父子駿太學生母顧氏文休生十歲能爲
歌詩爲諸生與嘉定李長蘅太倉王淑士號三才子
余年少後亦從之游四人者互相題拂咸以爲瑞人
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也李王及余相次取科第
文休數踏省門于諸生中濶踈落拓不事生產日高
醉臥憂釜待炊其婦典衣易粟不使文休知文休亦
竟不知也中年益放意爲詩阨窮連蹇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可喜可愕必于詩焉發之晚于詩律尤細和
陶諸篇爲詩老程孟陽所稱長蘅苦愛其五言詩效

韋柳者嘗摘二章題武林壁間觀者不知爲今人也
酒酣以往槎牙芒角奮筆爲風枝雪幹攄寫其扶踈
魁壘之致人多攫奪藏弄比于仲圭孟端文休夷然
不屑也震川季子子慕字季思于文休爲叔父季思
謝公車學道端居屏跡凝塵蔽榻衡木拒門而文休
時游酒人淋漓跌宕倚絃度曲曼聲長歌兩人之行
跡不能相爲顧其持身行已不受緇涅一稟震川之
舊德則相與共之文休風流儒雅易直近人草書墨
竹施易乞與邑有大相請綽楔署書鄭重誣諉終弗
許也其介獨類如此文休娶于秦生四子長時發天

次昭繼登祚明素有儀法食貧攻苦以逸妻自命三子皆有儁才晚益間放望山尋水交風友月聽然獨笑不知老之將至也既而戎馬縱橫天地崩圯自以家世爲儒三百年荷國涵養不殊世祿行歌野哭歛歔飲泣塊然無生人之樂昭殉幕府繼登死儒官女及媳接踵赴難遂擗標發病以死嗚呼怖矣文休以弘光元年九月四日卒年七十有二配秦辛卯三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有五又三年癸巳三月祚明泣血負土卜塋于崑山九保巨字圩之新阡哭而謁余銘文休悼震川遺文不大顯于世討論揚扈蚤夜呼

續三子既長呼而命之曰我王父之古文規模韓歐
今其瓣香近在虞山凡所以發皇精神頽濯蒙翳使
吾祖之緒言不爲俗學所抑沒蓋廿年于此矣嗚呼
小子庸敢弗念乃筮日使三子端拜攝齊授經于余
文休歿祚明必以余銘猶前志也銘曰
吁嗟乎斯爲文休之藏魂升于天譽星卿雲倬其
有章也魄歸于地朱草醴泉靈芝煌煌也後千斯
年知爲震川之文孫其苟無傷也

潘文學墓誌銘

嘉定居吳郡之東偏地僻而土厚余所見俊民宿老

凡十餘曹讀書勵行動止自好方巾大帶整冠脩容
喪亂已來老成彫謝是數君子者已邈然如古人矣
而其鄉人子弟風流餘韻猶有未盡沒者則余樂得
而論著之如潘君汝躍是也潘君名應鯉汝躍其字
高祖文學士聰曾祖翁源縣主簿櫟祖文學煜父文
學元輔世有文行君兄弟皆博士弟子員父子兄弟
橫經枕書鉛槧交加絃誦錯互君以唐叔達金子魚
爲父之執友以諸父之壻徐女廉爲其執友唐金與
徐吾所謂數君子者之三人也以是故浸漬文藝纘
勵各行其所得者居多父歿君與其婦傳孺人拮据

食貧庀治喪事獨先諸昆弟昆弟相繼歿送往事居
植孤哺孩分甘讓肥剗肌割肉不以亡爲解凡君之
所爲刻意攻苦脩飭內行視古學友壹行之科卓然
可以無媿而君且絃斷勿續歷四十年鷄鳴風雨自
守泊如也鄉之人皆稱之曰賢亦未有以大表異也
世道休明比屋可封生長禮義之鄉熏習詩書之教
凡所謂六德六行間胥族長之訓秀眉毀齒相與耳
濡目染以爲固然無足異者繇今而觀之則以爲殊
尤絕跡六闕不勝表而百城不勝圖也嗚呼可勝嘆
哉君生于萬曆丙子歿于丁亥六月年七十有二娶

傅氏生于萬曆丁丑歿于甲寅十二月年三十有八
子四人濟潤浩溪君旣與汝廉交好遣潤師事焉女
廉歿其子永亦天君經紀其孤嫠凡廿餘年老而不
倦潤又捐束脩半爲女廉刻其遺集而君之旣葬也
女廉之次子京介潤以來請銘曰藉手以爲女廉報
地下也蓋潘徐兩世交誼終始有足稱者銘曰

秦伯端委表吳俗仲雍文身匪其躅黃池載書請
先讀趣呼好冠乃其欲嗟君家世老鄉塾井邑攸
改

猶蠹蠹章逢蔽形書滿腹下

見古人無嘖蹙百年爲儒是亦足我裁銘詩志陵

谷

處士楊君無補墓誌銘

嗚呼天下有處士而後有真詩人真處士而不爲詩人者則有之矣真詩人而不爲處士未之有也爲詩人者服處士之服而無其志其爲詩也傭僱而已矣言處士之言而無其行其爲詩也裨販而已矣近代布衣稱詩項背相望傑然以處士自命者無有人將曰彼不爲處士猶得爲詩人何其待詩人之薄也嗚呼處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詩人者斯可矣循其名考其實楊君無補其庶矣乎無補壯歲遊長安詩

名籍甚余賞其警句曰閑魚食葉如遊樹高柳眠陰
半在池以爲文外獨絕書之扇頭爭相諷誦無補不
以其大篇疊韻流傳館閣者爲足重而矜信于余所
賞兩言者歸而與高淳邢昉南京顧夢游刻意濯磨
爲清新古淡之學詩道于是乎大就善畫落筆似黃
子久好遊虞山謂子久粉本在是坐臥不忍舍攬取
其烟巒雨岫綠淨翠煖用以資爲詩晚自定其詩四
百餘篇屬余爲序余曰李鄴侯聞殘師梵唱先悽惋
而後愉悅知其謫墮將去無補殆將隱矣居無何竟
死無補死生于詩若是可不謂之詩人矣乎無補之

爲人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口出氣惟恐傷人薰蕕永
炭卽之意消其中有所不可介如也新撫略地士人
望塵頌德無補笑而不矧退未嘗不掩淚也徐文靖
之自沈也僂而就無補謀死所焉文靖有子昭法託
于木門顧獨與無補父子游爲文以表之文靖歿無
補語其子炤吾暫不死貫文靖餘晷耳屏居陸墓禪
誦不輟浮沉人間忽忽不自得年六十寢疾十日自
定終制口誦佛號正定而逝夫如是可不謂之處士
矣乎卒將塋照哭而告余吾父乙酉已來飾巾待期
以死爲幸祈死而死不待臯某之日也微夫子其誰

銘嗚呼無補之爲詩人也吾能徵之其爲處士也徵諸文靖又徵諸文靖之子與其子略詩人之名謚之曰處士君子以爲允無補各補別自號古農其先臨江之清江人父潤貫于吳娶張生無補家焉卒于丁酉歲七月初一日塋在長洲十五都之新阡娶袁氏生五子炤烜煒燧燕銘曰

自景宗蓋

遺民之稱昉皋羽虞賓夏隸勤終古必也正名銘
無補曰處士訊筮與嗚呼上帝其右汝更谷瑞
文顧君升墓誌銘

君諱世峻字君升原名延祐世家長洲埭川下堡村

十

祖道隆爲名士藏書萬餘卷與祝京兆文待詔父子
爲文字交父文禎生十男子而君次居九君父性伉
俠有司中蜚語把持其短長甚丞君年十七更各試
童子科學使者手其牘撫几矜賞有司旁睨縮舌曰
顧文禎有此兒耶趣歸寢其獄自是家益落攜婦何
廢箸僦居蓬蒿墜塩口吟手畫意豁如也爲諸生祭
酒踰二十年執父母之喪瘠不勝杖遂絕意科舉崇
禎壬午以歲貢入對大廷歸而病卒是歲之九月十
日也年四十有八妻何氏生二子長譚次芳菁皆邑
諸生女五人孫男女二十人曾孫男女七人君爲人

易直方嚴不俠輪訾笑婦健而賢代君持門戶環堵
之室橫經籍書家人瑣碎之事弗與知也好讀史漢
三蘇子集尤信心窮繙內典兀坐竟日夕當髻處衣
綻席穿輒縫紉以爲恒爲文澄心研慮仰視雲漢奮
筆落紙簇簇然如蚕食葉都不起艸才筆之士相顧
愕眙避席而不得一當于鎖闥命矣夫君歿踰年癸
未卜塋于齊女門外形家言水泉不利越二十年歲
在壬寅正月韓始得吉壤于陸墓廿三都北七畝之
寥字圩奉君柩改塋而具狀請銘于余韓自傷爲人
子無狀不克敬慎以安先人之魄致詞哽咽伏地不

能起余曰無以爲也改葬古也儀禮曰改葬總子思語司徒文子曰禮父母改葬總旣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古之改葬者有二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有闕也昔者王季葬于渦山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出而張朝三日而後更葬今子之改葬非爲禮不備也爲水泉也則文王已行之矣孔子之于防墓崩也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今子之自傷也猶是心也穀梁子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緇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今子之于緇者下者蓋猶有越月踰時朔

回啁噍之思焉其亦可以風世已矣君子謂顧君子
是乎有子是宜爲銘銘曰

臯如嶧如鮮原撫撫捨彼沮洳宅此樂土舊史刻
銘永詔堂芥夫人兮自有美子孫何以兮愁苦

溫如先生陳公墓誌銘

楊子曰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太
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師道之尊久矣自椰子
厚謂魏晉以下人不知有師韓子抗顏爲人師受人
譁笑而况于今日乎溫如先生陳君居太蒼之蔚村
里其爲學弘深而肅括經傳洽熟頌禮詳明教授生

徒歲嘗五十人里中相語稱先生不復知爲君也中
歲以其業傳子瑚遷蝸廬牛欄俯仰嘯歌以成子之
志瑚謝絕應舉門弟子日益進而君之道大光壬寅
七月初二日考終正寢享壽八十二二月葬使字
圩新阡兩世執友生徒纒經赴會者填咽阡陌末世
所僅見也自古三公稱公年之長老尊其道而師之
稱公余故授毛公申公語公之例書其墓石曰陳公
而繫其行事曰君少遭閔凶謹謹礪錯不失一訾笑
于人不可一錢刀于人角巾赤舄危坐如塑像不狎
游不博塞不讀非聖之書不習淫哇之辭議論風發

籠挫古今軼材少年口呿舌遁當筵奮袖矯尾厲角
既而促席引滿卒爵歡然門弟子居喪鼓三絃過而
叱之其人終身廢簫管長善救過視人畏傷雖被鐫
譙退無後言宿業憂國籍記天災國故援據經義吮
毫啜泣著述數十萬言非通經貫道不費紙墨生平
抑塞磊落畧見六十老人自序及和犁眉公禊興詩
不信巫覡不諱死喪飾巾待盡命大開門闔吾魂氣
當上昇于天瑚之事狀云爾余居江鄉距蔚邨三舍
士友來告曰陳先生日飲酒盡三四石興酣蘸酒汁
寫詩累千百言不休嘗中酒慵起諸子張口坐荻簾

外遣老婢傳誦句讀犁然若自口出余喜而敘其事
余嘗觀宋少蘊記少從峽州樂生嘉問學草屋三間
妻子棲一椽而以其二聚徒旦起授群兒經口誦數
百過不倦少間曳屨慢聲吟諷則東漢延篤書也羣
兒或竊玩侮之亦不怒元吾衍子行居武林先光坊
坐臨街小樓群公樂其博雅屣屣造門拔梯不令上
弟子以次下樓授書而已吹簫度曲下書聲琅琅然
無敢譁者君子此兩人風流樂易若累相似豈局促
僮子師哉樂生所誦延篤之書曰吾昧爽櫛梳坐于
客堂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久則逍遙內堦詠詩南

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不知老至也則然又曰吾自束修以來爲臣不陷不忠爲子不陷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報君之強立不返矯其身而厲其子也亦然斯所謂人之模範以經師爲人師者歟君諱朝典字徵五娶孫氏子二人長瑚崇禎壬午科舉人學者稱爲確庵先生姓張氏自代州遷常熟創隸太倉父允臣有壹行著家訓四卷允臣父復張以節俠聞復張父班班父昇昇有氣決里中兒怒馬躡其門伐棘以隘道叱其奴糞除馬矢乃聽去珏與中表陳氏兒爭竹馬撲殺之兩家父抱持

痛哭捨班爲陳後遂姓陳氏銘曰

吾聞諸孔文舉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
禕矣碩儒著書滿家便便經笥爲衆說邪夏肄周
遺寤嘆瞻烏負薪拾穗父子爲徒嗟彼悖俗擿植
索塗正服明燭厥德則孤鄭公表鄉魯國豈誣論
世考德配而銘諸

顧象垣墓誌銘

長洲顧君諱維鼎字象垣以己亥歲四月十七日卒
于家長子苓將葬父于支硎山之新阡啓其母陸孺
人之兆而合窆焉卜葬日得明年正月癸酉于是具

狀數千言稽首求請銘銘曰

吳四姓亶顧陸水還珠河采玉君曾祖諱存仁官
太僕譽直臣鴻臚祖文學父糞廡屋用儀羽陸家
風推尚寶世作述締姻好父好酒荒菑畬遂脫身
游外家謝田宅棲丙舍趣短竿卽長夜君夫婦相
閔勉起孤僮歷涼暖異糗肉奉寡母甘蠶鹽共漉
洩權子母捺羸奇枚諸蔗竿蹲鳴起高貲各上田
俯青郊疏紅泉文茂苑扇芳塵託親串洽弟昆長
簷車高齒屐燕雞豚錯履舄啣鄙夫髮種種削兩
肩入錢孔周御史捕飲章遮道路縣銀璫君奮臂

物齋存學集 卷三十一
三
扞牧園藐豚人如腐鼠亡賢妻有收子悲岸谷歎
濛汜地濁惡天滄浪結淨侶修香光種池蓮采籬
菊伸譚眉奉笑腹縣鼓觀飾巾遊猗徃生亦避世
七十六以壽終考終命媿顯融生三子苓荃莊女
四人皆已行支硎阡松檟列生齊牢歿同穴舊史
文序譽墓銘三言凡百句苓嗜學時有聞今東吳
顧八分自書丹刻立石埋銘章永無泐

雲間道人生壙志

雲間道人錫山徐氏子少工筆札妙解書翰精于牝
丹亭樂府搜逃隱互宿工老師莫能置喙通輕俠重

志氣柳市毬場推爲渠帥破千金之產如揮唾洩萬
曆季年余識之鄒彥吉席間輕衫白袷眉目軒軒然
籠蓋坐客亂後見之惠山則頽然老僧竹經香燈坐
對移日相與循鄒園遺址指點昔遊愴歎而別庚子
歲道人年八十客謂曰君幸與虞山公遊人貌榮名
盍少自敘述乞一言以志陵谷道人笑曰我之生平
公知之矣少而孤長而蕩老而窮非儒非僧不市不
隱吾行履如是父命名鳳儀叅密雲靈岩二和尚更
各載又曰玄熙晚自號雲閒如雲之間也依雲而居
亦曰雲閒閒亦雲也雲亦閒也吾各字如是畏接貴

客懶交熱客憎見俗客侶禪衲友樵漁嘯歌朋而命
酒徒吾交游不多乎寄高忠憲祠宇乳泉石礪花宮
草庵杖藜所到皆在廡下吾園廬不廣乎中年失壯
子有僮曰子立備歷寒苦扞禦刀刃推燥濕把疴癢
復加一衣復損一飯五十年如一日人以爲孝子慈
孫我以爲我身也吾子姓不具乎金剛數卷清磬一
聲生可盡年死不帶業草叾木卒如是而已吾何述
矣哉客以其言告余且曰唐夏侯孜厄塞各場人憇
其傭李敬當今北面官人所在打風打雨堂頭官人
豐衣足食爾何不從之而事一窮措大有何長進敬

輾然曰我官人及第還擬西川留後官後孜自中書
出鎮成都用敬知進奏夏侯氏之備則奇矣徐之義
僕窮老相依豈復有高車曲蓋之夢不尤難乎余曰
道人如孤松老樹礪礪負大節非聊爾人也彥吉貴
倨奴視幸舍客獨嚴重道人彥吉與東林水火語及
忠憲道人輒拱手曰正人君子間過忠憲必曰鄒公
遇我厚兩公交重之忠憲歿周全生歿有古人風高
氏子孫祠下必肅揖而後去間關垂死以髡頭易雍
髮未嘗一日忘溝壑也裴晉公隸人王義捍淮西之
刃晉公自爲文以弔是歲進士撰王義者三之二道

人一老秃翁使人交頌義僕比于晉公之隸人桃李
不言亦有以使然也余舊史官也載筆大書以傳于
後誰曰不然客曰唯唯道人墓在馬塢山去惠山三
里許此邦士大夫議推子立主墓事歲時澆奠虞山
蒙叟錢某書礦石以誌之爲文之日庚子十月初八
日也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二終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三

墓誌銘

誥封安人熊母皮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皮氏諱靜封承德郎熊公之配今少宰雪堂公之母也夫人少而慧長而順老而共事其舅少檀翁如父事其姑甘孺人始母異棖宿肉蚤夜甚慎營兆域庀葬事衰麻哀泣感動行路此夫人之爲婦也承德公老于場屋不事生產朝藿暮鹽黽勉有無白首相莊有雞鳴馱耕之德此夫人之爲妻也教少宰兄弟援引圖史鏃勵文行少宰令而貧曰吾願爲陶

母少宰仕而直曰吾願爲范母憂具官望倚門七箸
申儆老而不替此夫人之爲母也戒陝輪以教莊斥
丹華以教靜旨畜以教勤害澣以教儉時餼糧以待
舉火度口腹以收道殣閨門覩記里閨歸仁此夫人
之爲大母爲母師也服慈氏之慈具德女之德皈依
三寶禮誦六時卒之日神觀澄寂親見華旛寶蓋冉
冉下也余觀于夫人課誦則金剛法華熏脩則稱名
持號以慈心度幽冥以淨心求正受固無事薙髮條
衣作阿梨之形相亦未嘗揚眉瞬目效婆子之機緣
示現閨範闕脩梵行考終由是往生亦由是用以儀

承德公老于場屋不事生產朝齋暮塩黽勉有無白
首相莊有雞鳴馱耕之德此夫人之爲妻也教少宰
兄弟援引圖史鏃勵文行少宰令而貧曰吾願爲陶
母少宰仕而直曰吾願爲范母憂具官望倚門七箸
申儆老而不替此夫人之爲母也戒陝輪以教莊斥
丹華以教靜旨畜以教勤害澣以教儉峙餼糧以待
舉火度口腹以收道殣閨門覩記里閨歸仁此夫人
之爲大母爲母師也服慈氏之慈具德女之德皈依
三寶禮誦六時卒之日神觀澄寂親見華旛寶蓋冉
冉下也口持佛號吉祥而逝人皆曰夫人不但壽考

令終且而歸樂邦矣余承乏國史詮次內行魚軒象服雕軒有煒者什之六珩璜瑤瑀管彤有聞者什之四至于歸心佛乘正定往生則所謂優曇鉢花不一再見者也像末陵遲邪外熾盛盲禪魔民掠機鋒逞棒喝者侵尋及于笄幃摩鄧之女說法而登壇賓蓮之尼拈錫而樹拂憂世者惻護汰者愆未有甚于此時也以余觀于夫人課誦則金剛法華熏脩則稱名持號以慈心度幽冥以淨心求正受固無事雍髮條衣作阿梨之形相亦未嘗揚眉瞬目效婆子之機緣示現閨範闕脩梵行考終由是往生亦由是用以儀

表女宗金湯末法顧不遑歟余故志夫人墓表而出
之使笄幃者流慕往生者以夫人爲導師慕夫人之
往生者以其爲妻爲婦爲母爲左券不壞世間不背
實相季緒四依庶其在是以予言爲指歸可矣夫人
生萬曆丙子九月十六日卒戊子十二月初一日享
年七十有三子三人文登由貢生官教諭次文舉卽
少宰崇禎辛未進士由合肥令擢吏部司勳郎中今
吏部左侍郎次文升國學生孫女一人適輔國中尉
統麤孫男女若干人葬某地之某阡銘曰
棗脩肅穆闕狄光華現女人身命婦大家白毫注目

青蓮啓口現善女人身法妻智母箴管內則衿纓闔
儀規重矩疊媿彼毘尼姤脩外芬淨行內發如吠琉
璃中舍寶月頌圖孔昭援記有徵世出世間請觀斯
銘

佟母封孺人贈淑人陳氏墓誌銘

淑人姓陳氏父諱其志母湯氏故山東按察司僉事
登萊監軍佟府君諱卜年之妻今御史中丞國器之
母也先用府君河間令最封孺人今用中丞覃恩贈
淑人佟與陳皆遼陽上族淑人以明惠擇壻府君以
岐嶷求耦圭判璋合二姓克諧生柔笄禮旣饋交賀

淑人承上字下婦德用光親并春具膏火機絲夙夜
相府君于讀甘藿鹽警鈴索盥漱雞鳴相府君于官
府君擢上第宰京邑冊府錫命天書煌煌閩闔榮焉
天啓初府君受命東略監軍登萊鈎黨牽連蜚語逮
繫淑人奉二尊人暨諸姑子姪扶携顛頓徙家于鄂
乙丑九月府君奉矯詔自裁太公哀慟歿客舍淑人
泣血襄事奉太夫人渡漢遷黃陂又三年仍遷江夏
夏奏寇躡楚太夫人歿而渴葬中丞補弟子員奉淑
人卜居金陵崇禎甲申避兵遷甬東中丞受新命以
兵憲治嘉興淑人版輿就養丙戌九月十九日卒于

官舍年五十有八嗚呼孰不爲婦孰不爲母如淑人之爲婦母極難耳自丑迄戌天地翻覆以二十年閱公羊之三世則難自鄂之吳室家播蕩以弱女子定盤庚之五遷則難雷風交加參彘呼吸上慰掩袂之尊章下挈琢釘之童稚毀室取子覆巢完卵無天可呼有地必踏以隻身獨手枝撐佟氏之一門百口則難當府君檻車急徵淑人牽衣訣別以忠臣殉國孝婦殉家相勸勉迄于今家門巋然窀穸相望款款下泉執手慰勞淑人之報稱府君亦已足矣生前之茶苦甘之若飴身後之血淚藏而猶碧苑枯陵谷世人

所咨嗟歎息者豈足爲淑人道哉淑人旣歿中丞扶
柩歸金陵卜葬于山之陽子一人卽中丞公國器

女適李寧遠曾孫延祖以歿事贈同卿中丞妻贈淑
人蕭氏繼室封淑人錢氏孫三人世韓世南世傑舊
史氏曰予讀史至王章妻事未嘗不撫卷流涕方其
臥牛衣涕泣謂朝廷尊貴無愈仲卿責其不自激昂
何其壯也及被收繫小女聞呼因聲號哭知我君先
死何其傷也由淑人觀之忠臣妻女遭逢患難其情
事俛仰有足悲者旣而昊天已威劫運促數章妻得
還合浦夫人重御雕軒平陂往復約略相似觀世者

於是有深懼焉余既狗忠臣之請銘府君之墓在
鄂渚淑人未之從法當別有銘銘曰

生遼陽死樵李鄂之越五遷徙金陵山兆靈趾靈之
車反于此魂迢迢渡漢水泣丹書訊青史夫人兮有
美子讚銘辭詔天咫

故誥封李宜人張氏墓誌銘

宜人姓張氏故通政使司右通政寶應李公諱茂英
之室也李公卽世九年而有甲申之難季子藻先奉
母適吳以其年八月十二日卒于邸舍年 十有
遺命反葬祔通政之兆又十二年乙未余之淮過寶

應藻先拜而請銘李公余同年長兄宜人丘嫂也藻
先父事余二十年益恭知宜人內行者莫余爲詳其
忍不銘銘曰

萬曆庚戌余舉南宮淮海聯蹕聿有李公展允李公
長德端人玉衡懸秋木神發春釐爾女士玉質金相
旣饋交賀德友相莊出宰百里入官爽鳩雞鳴戒勤
秉燭泣囚晉秩納言迴翔靈鑠黨論披猖椽人簸駮
金甌四維微風搖搖携手言歸曾不崇朝公賦遂初
如旅得歸陰林席箭散髮振衣宜人刳刳綜理外內
田園區塍囊篋細碎僮奴指使牛蹄角千目覽手畫

部居井朕公曰休哉坦其皤腹我酒爾旨我肉爾宿
是生三子季也收子教以織績游必就士公既卽世
家門肅穆蘭錡崔嵬戶屢促數白毛匝地黑眚橫天
長淮南北骸山血川申命季子御以如吳陳衣考終
如在室家帷裳而歛以逮反葬牆翬不驚窀穸無恙
陵谷遷貿又一星終風塵傾洞我來自東白楊蕭蕭
短髮薺薺停舟問舊聘貽驚喜我造其第堂宇沉沉
几筵肆設簾幙靚淡季子曰咨闔廬蓬翟夙夜洒掃
惟母之教我饗其饌茶香酒醕脯醢錯列間以柎敕
季子曰咨粗糲匪恪五飯酒漿猶母餘閭軒車躋門

青簡棲帷市勒懸書壁鏡贈詩季子曰咨予庶予跂
引衽攘捲德音在耳獻酬卒爵見其諸孫舒雁行列
玉雪蘭蓀我思古人頌圖雍肅咏歌葛藟逮彼樛木
而况宜人女宗母師珩璜琚瑀我親見之在昔范氏
隆道弘風中興以後彤我管彤鴻朗不遐清喬斯纂
我作斯銘敬告史館覽湖湯湯八寶告祥理詞幽寤
尚有耿光

林淑人太君墓誌銘

太君姓陳氏贈護軍林君子惠之室也生二子國棟
廷棟一女適錢氏歲壬辰七月考終內寢年六十有

二八月葬武林北關吉祥之阡護軍早世太君方盛
年女提子抱朝其家人而申傲之曰爾無歿吾先君
無寡寡婦無藐藐諸孤爾喪爾飡爾蠶爾織爾庀酒
掃出入雜朕應曰敢不如命又合其宗黨而告之曰
有未亡人在有先世敝廬薄田在于我婚于我葬于
我歲時伏臘其何忍歿我先君闕遺我諸父昆弟雜
朕應曰諾更十年所女笄而字男艸而學扁鐫蕭朕
鈴索肅朕機絲雜誦聲續續朕行其庭窺其堂不知
護軍在否咸曰有婦又更十年所國棟起家韎韁腰
刀袴褶拜跪起居餘皇文駟交織道路雕軒在門翟

第有煒閭里聚觀咸曰有母太君于是居積不替名
行滋彰僮奴食指日繁宗黨待舉火歲益成輿梁掩
髀骼新支提飯除饑四方之人咸曰是婦是母男子
無如也晚而遭逢世故鄉井釋騷歌哭錯互太君蘭
錡歸狀鼎食如故兒孫繞膝吉祥令終斯世希有也
舊史氏曰余往與陳總戎東溟劇談當世奇偉卓詭
之事盱衡告余公知天下有奇女子若武林林太君
者乎太君一寡婦存亡歿生千金一諾南冠越吟之
客翳桑廣柳之徒後車却載幸舍如歸台溫諸郡漕
艘運弁帆檣蔽虧奸黨囊橐太君片言傳敕千里郵

置駢頭捧手莫敢顧唾此豈有徵發期會用兵法部
勒者乎昔太史公傳貨殖列巴寡婦清而范史傳列
女失東海呂母公裁國史當置何等余異而心識之
比遊武林觀太君之葬喪亂之後托妻孥保家室者
擁匱巷哭螺贏之子削杖執喪虞用粟焉總戎之言
猶信嗟乎古奇女子如譙國沈氏紹定間晏氏比能
絜智何以賢于太君徵諸近事銀夏之登埤誓師榆
關之乘城返旆翠帷砥室呼吸定變嘍喏宿將其類
有泚惜乎太君之所用者小也于是廷棟來謁銘余
曰諾是應銘法銘曰

碣石鐫靈掌徙天夢夢俗靡靡鬚眉作巾幗恥匪激
贊訓夫子

長沙趙夫人張氏墓碑

長沙趙夫人姓張氏今御史大夫趙公開心之室內
閣中書舍人而汴之母享年六十有九龍集己亥正
月日日考終官舍之內寢而汴扶柩北平返葬南
國毛裏創鉅栝捲痛淡食頃啁噍踰時躑躅祇奉嚴
君之命來請大家之銘余交在紀羣慕淡鍾郝猥承
載筆敢忘彤管用假嚴牲之石敘而銘焉敘曰夫人
生柔筭禮肅容裕仁媒朕卜祥既饋交賀董荼攻苦

音蓄御窮餽醅芼羹以佐敬養篝燈宿肉以相誦讀
寒牕佔嗶則織火光午夜伊吾則機絲雜響宵晨
儆戒有雞鳴風雨之思窮困激昂無牛衣涕泣之狀
斯則歸妹所以幾望鵲巢所以起家者也君爲觀國
之賓妾作當家之婦白髮在堂黃口在抱滑甘梨栗
取辦食指子媳保姆交萃一身家門多釁繼纏哀酷
醫巫藥膳傾倒皮囊置嬰飾牆罄盡衣珥俾老人卽
安下地庶游子無憾終天俄而兵燹突焚關河阻絕
襪被挈筐負稚携嬰雨血風毛之歎自誓戒徒命侶
如堂適庭健婦良勝于丈夫夜行何畏乎多露斯則

自竇啓夏負屏伯越秉心塞淵無成代終者也惟趙
公標榜悒俗摩厲兩朝木高風搖表長影廣叶茲琴
瑟戒彼韋絃周南之哲婦勗如燬于魴魚陶邑之令
妻喻自處于玄豹佩觿能解發礪善藏臺柏之獨坐
歸狀卿月之迴翔滋久有子式穀作我鳳毛夫人舉
案益莊循牆多畏傳敕邸舍庀治寢門鈴索無間于
晨昏管鑰不離于手掌隔柳家之幔才使聞歌下謝
公之帷僅能見舞行成琚瑀言著縑緗已乃脫落塵
容津梁白業伽備半偈多羅數行現身散華無復女
身之相取泡作髻淡知泡影之因斯所以收華委蛻

高朗令終者歟嗚呼天地震蕩士女此離江淹歎紫
臺之稍遠杜陵悲紅袖之登車夫人攸助陳謨勸勉
明哲于是梓材用晉白馬朝周潼酒駝羹每拜上方
之賜鞠衣翟茀彌渼再命之榮生以名窈疏封歿則
甘泉圖像令妻壽母罕有其比旣而勝鬘末利迴念
多生陽燄乾城追惟昔夢珠服玉饌謝彼繁華寶地
金牀欣茲勝妙視世界如房櫳等兒孫于幻化顯融
壽考人間五福方蔑如也昔者劉子政之述作臚列
仁智房亥齡之序傳標舉清喬竊比古人詢於舊史
敬爲論次徵諸頌圖乃作銘曰

趙璧連城張星近河珪判璋分鳳舞鸞歌天作嘉耦
宜爾室家茹荼攻蓼亦旣勞止相夫如賓代夫爲子
弓強于韜衣強于裏乃遭鼎革乃服裸將叅語更衣
決策蠶桑携手刼灰晞髮青陽父執法兮殿中子影
纓兮日東倚紫書兮有燿儼象服兮被躬歌迴波兮
窈窕御雕軒兮肅雍嗟塵堊兮沈涵閱海水兮清且
淺著銖兩兮衣輕踏璇璃兮地輒山川兮間之將二
妃兮復來從二妃兮澧浦望蒼梧兮參差宛故國兮
松椒倚門閭兮何求坐祝背行兮我心悠悠沅湘無
波兮江水安流

物齋有學集 卷三十三
李緝夫室瞿孺人墓誌銘

吾先君宮保公有執友曰李文伯樗伯樗之子胤熙
字緝夫長于余三年余契家兄也緝夫娶瞿氏宋太
史傳孝子嗣興之後其儉有婦德每生子女湯餅之
會必首召余余事孺人猶丘嫂也先君卽世幼弟二
酉不一齡余奉諱歸樞衣肅拜定婚于緝夫之女以
爲李氏兩世素交先君之神所式憑也踰年二酉殤
孺人哭吾壻過時而悲余每爲揮涕久之緝夫困諸
生而余浮沉仕途進寸退尺緝夫與孺人燕語啣濕
濡沫未嘗不相向歎咨也崇禎改元緝夫病不祿子

象璧漸長授經於其婦翁陸兄孟亮崇禎己卯舉鄉
試孺人年六十賀客驩呼踵門未幾象璧沒喪亂薦
臻歲祲產削孺人依次子系坤及象璧子錄銘以居
及見其次女甥翁與之鄉舉而卒癸卯歲六月十五
日也享年八十有四于是子孫食貧渴葬卜日先
人之兆而泣血來請銘孺人之歸李也十四而爲婦
三十而爲母六十而爲大母家門儒素裙布操作口
不知肥濃身不識紈綺拮据將茶勞夢徹旦晝八十
年一日也譬之耕狀火種而不收子穫而弗食鹿鳴
燕喜開口一笑日未陰而失之攢眉如能漬淚洗面

八十年一日也上下三世艱危積刼孫枝不替祭祀
孔時厥惟艱哉卒之日訣別子孫曰八十年李氏老
婦可以灰葬之日下見所天曰八十年李氏老婦可
以從君于此嗚呼臣子之于君國也猶婦人之于室
家也身世牽率灰生側背讀丘遲之書覽庾信之賦
如孺人青裙白髮八十年爲李氏老婦豈非天之相
之也哉生宜李氏之室灰復李氏之土歿食李氏之
粟自施衿以逮陳衣爪髮依狀語言如昨爲孺人者
良可以無憾而余陳人宿老俛仰今昔能無載筆而
流涕乎銘曰

昔者漢孝元皇后移國旋易身爲新室文母猶自命
漢家老寡婦黑貂奉正臘史家悲其倒置元后之年
亦八十四視孺人白首蓋棺長爲李家婦我知其有
餘媿也嗚呼叔姬歸鄴春秋所義豈無冠纓羨彼髮
髮涕盈其銘終古同喟

旌表節婦從祖母徐氏墓誌銘

崇禎六年歲在癸酉詔旌常熟縣故生員錢世顯妻
徐氏表其門曰貞節之母工部尚書棫之從孫女我
從祖祖父副使府君諱順德之介婦從祖父諱世顯
之妻從祖弟論貞之母也年十六歸于我二十四所

天見背矢節四十二年膺旌門之典後十一年爲崇
禎之甲申節婦年七十有二越二年丙戌論貞歿又
三年己丑七月始考終于內寢壽七十有八次年庚
寅月冢孫孫保卜葬于長興之新阡啓厥祖塋橋
之窳改而合焉哭而告于謙益俾誌其墓於乎謙益
不忠不孝慙負天地其敢覩狀執筆貽羞簡牘若節
婦之爲妻爲婦爲母盡瘁于我錢氏不忍以弗之志
也節婦之寡也論貞僅免襁褓未幾府君卽世幼孺
眇藐委縗就位無儉禮無違言漂搖耆定粵峰寢息
人言曰能爲妻君舅旣歿三姑皆篤老供養扶持送

往事居啜泣莅事莫有愆素人咸曰能爲婦廉貞起
孤僮長而有見視保告誡如未免于水火也織紵辟
績朝羹暮盥不以溫厚少自假易也老而哭子支形
立氣持門戶彌自力孫保頭角嶄狀奉侍唯謹陳衣
之夕顧視釋狀狀後爲母之道終焉衰門多釁哀酷
絕纏節婦哭夫之後哭尊嫜者四哭婦者一哭孫及
孫女者再三歿數矣而不歿殘年餘息垂死而又哭
二子而猶不歿天以節婦畀我錢氏爲健婦爲勞人
備嘗其閔凶而慙遺其血胤苟不至于終天窮塵畢
命盡氣猶未獲弛擔息勞安寢于巨室也節婦之爲

節也亦苦矣哉萬曆初吾家全盛叔爲秦川貴公子
婦方盛年容華謙益稚齒嬉戲長與案等耳從祖父
縣雉于庭木舍矢命中顧盼自喜節婦鼓琴于房桐
絃鏗狀聲滿窻戶迄于今話言色笑宛宛狀如信宿
也而吾亦七十老矣節婦亡且葬而錢氏之老人于
是盡矣家憂國恤創巨痛深回環循省若轆轤之轉
腸腹雖欲不滋狀也其可得乎嗚呼女婦之殉夫臣
子之殉國其于生歿之難也一而已矣傳不云乎召
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歿也靡之不
死相也嬰之不歿朔也與夫人之不歿何異靡祀夏

嬰立趙歿者復生生者不慙而後乃知其賢于歿也
節婦之于錢夏之靡趙之嬰也其不死也以有爲也
以有待也其視夫引刀雉經以一歿爲能事者孰難
孰易亦顧所自矢者而已矣雖狀必如節婦而後可
以不歿必如節婦之不歿而後可以有辭于歿者國
家大書深刻旌門表閭所以教世之爲人臣子者至
矣吾于是而知風德之遠也銘曰

節婦之天出後小宗徐母高行棹楔熊熊元兄不弔
自誓有王一門三闕漆書相望于鑠 明崇獎節孝

光天厚地有風有教舊史裁筆埋辭墓門鴻祝徵此

刻文

錢令人趙氏墓誌銘

我曾祖王父歷贈刑部郎中太子太保諱體仁生五子長爲我王父嘉靖己未進士歷贈太子太保諱順時仲爲從祖祖父山東按察司副使諱順德副使仲子世顯娶旌表節婦徐氏生謙貞貞生孫保孫保娶趙禮部尚書謚文毅諱用賢之曾孫女敘州太守隆美之孫女太子中允士春之女也孫保旣葬其王父母父母於我曾祖長興阡之支隴兩阡間有地婉而中隆宮之以葬其妻而率其子與祖請爲壙銘銘曰

維我曾祖有四世孫條葉被澤卜妻亭門錦城漢東
仙源天水故國舊家河魴宋子之子于歸王母在堂
鞠衣楚楚易頭將將網戶砥室板輿輕軒銀燭合歡
金尊祝延般申既饋異糗事酒相夫爲子代姑爲婦
菽水旦旦膏火昔昔毋傷牛衣而去駒隙內外官闕
委佩乘魚于今爲庶可不免諸機絲研削雞鳴風雨
亦旣抱子誰謂荼苦申酉之交大厦再傾漂搖一室
梁壞棖崩尊章酷纏王母奄及無呼非天有啜必泣
捲衣雜投絞紵頻製工祝背行巫匠更次哀哀百身
悛悛千指飲助棘人克庀大事爵踊觸地殷田壤牆

擊胸傷心命以不長戎馬乍寧室賓帖妥一星未周
逝將去女歲在甲午年三十二陳衣蕭狀顧燭永訣
庚子十月龍尾伏辰白楊悲風埋此勞人長興高墳
三台熊熊支龍蜿蜒防密新宮宗老斲石納銘敦丘
地卜唯食天咫不謬三子四女子亦有子俾爾昌熾
庶蕪在此

贈孺人張氏墓誌銘

孺人張氏建寧府君之後爲邑巨室父諸生芳潤母
王氏年十七歸于錢爲今江南道御史延宅之妻卒
于乙酉九月八日年二十有一後七年延宅舉進士

自行人擢臺班再命皆贈孺人癸卯歲請假葬母十
地殿橋新阡營孺人之兆域于其旁于是孺人歿十
九年時子世嚴才三歲今成立爲諸生矣延宅之
念母也勤悲其妻早世生不得事其母而死得從先
姑于九京也序次酸楚使人讀不忍竟涕泣再拜以
墓石爲請余曰諾乃敘而銘焉銘曰

建寧之後婉婉女工來嬪彭城和鳴肅雍青 暢轂

門閤邈迤風雨雀鼠中葉如燬我有聞孫茹荼攻苦
青燈一編白日千古彼美婉姬夙夜勉黽視無陝輸
笑不見矧士也挾筴摩厲選場居庀膏火行橐餼糧

資盡裝送脫解簪珥補綻洗拆取辦十指煮字吞紙
突烟蕭條舉案進食中園有桃相顧而笑勿歎一飽
無以食李啞彼剝棗乙酉重圍日蝕麟鬪屋瓦星流
礮車雷吼扶創累兒挨枕崩奔羸軀弱命爭睹城闔
路饑如鬼胸確自捧萁手瘡痍弓足臃腫驚魂乍返
嚴霜載零哀哀父母膏刃血阬陷胸擗地聲殷壞牆
腸腑迸裂浹月而亡餘閣闕奠屋衣誰復哀動鄰叟
假以美木兵塵荒郊日莫鬼語誰與此叟天用錫汝
黑月孤櫬凍雨一丘星紀推移天回日周法冠霈恩
簞節還鄉錦韜象軸再命煌煌吁嗟孺人穠若春華

青陽失令冰霰交加譬彼役夢昔昔不蘇六載點
吟嚙呻呼昔夢未愁俄而長寢布幃瓦燈營魄凄凜
堂堂白日悉照下泉鏡奩重開鞠衣再鮮人生一夢
百年鼎鼎哿以孺人噩夢斯醒挺挺新城萬木如茨
往從先姑爰契我龜生不受祉歿有餘慶閭里歎息
天眼則長宗老髦荒職司譜牒搜次內言敬告奕葉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三終

牧齋有學集卷之三十四

神道碑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贈少保謚文穆成公神道碑

嗚呼以天爲無意於人國乎雖其陽九百六方蹶降
割之際光岳之氣未嘗不合也山川之雲未嘗不出
也扶危定傾之才未嘗絕跡于世謀王斷國之人未
嘗不接踵于朝也以天爲有意于人國乎畀之以賢
才而靳之以信用使之臣不遇其君君不遇其臣卽
君與臣兩相遇矣而又不得久于是乎奸邪小人盤

互于內敵國外患交蹙于外而淪胥板蕩忽焉不可
救藥蓋吾觀宋事至靖康諸賢之進退輒爲之填胸
拊膺且憤且悸今老病垂死而書吾友文穆公墓隧
之碑乃在其卽世二十餘年之後此所以忍淚執筆
嘆窮而繼之以泣也公姓成氏諱基命字靖之避廟
諱請以字行大名人也少爲諸生長身玉立與高陽
孫文正公齊名萬曆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踵高陽
列詞館砥行績學竝著公望廻翔詹翰歷官吏部左
侍郎崇禎元年枚卜閣臣廷推居首未果用踰年遵
永陷沒畿輔震驚上用廷議十一月七日卽家起高

陽公以樞輔駐通州控御神京次日趣召公升禮部尚書入閣辦事越五日高陽入朝召見平臺公颺言于上曰願陛下以戰守事宜一切委承宗俾得盡其才力必能辦敵仰副聖意上爲之首肯當是時烽火連接警報錯互舉朝恇駭不知所爲公言出而聖意定廟算一人有固志上始悔用公晚也高陽旣出鎮公在政地無一日不以關門爲慮凡所條上覆奏綜覈舉行於兵部則謂四方召兵抵圻輒烏集獸散當止七萃乘城之士宵旦不得下當更番宣雲勁卒入衛當額招備所當敵于戶部則謂調集費繁額賦當

急行糧當覈新餉當增凍糧當運明年領兌續運之法當行于工部則謂收法辦造當稽內造外造當促期戰車當補料價當先期以應又謂六垣註銷不講六曹奏報省試不聞錯互挨次緣飾故事一一條次當興幾何當革幾何心計目營手批口荅爬搔拮据冒勞銜怨皆以內庀軍國外應疆國爲張皇修攘之計而其最大者則處置關帥一事蓋是時馬帥世龍出自囹圄受命總理方扼腕奮臂期却敵自效中樞惡其兀傲不善事已也使其私人監伺之又嫉他帥譁而訟之公謂國家所倚賴者關門也關門所倚賴

者高陽也今以私憾齟齬世龍掣高陽之手足而責其展布關門之事去矣猶不爲國家慮乎于是力排羣喙取旨申飭命世龍一意進取不得輕議更置又請遣科臣往薊飭厲羣帥不得擁兵觀望違總理節制世龍益感奮誓死總五大帥從高陽下灣遷次第復遵永四日而四城皆下露布上聞獻俘告廟本公在政地周慮危疆主張國論居中調護之力也公感上知遇班在二人之下重齒樹頰無所鯁避及居首慷慨擔荷益自發抒嘗痛哭爲上言敵警爲二百年未有幸其蹇退因循苟安萬一控絃復起仍前搶攘

天下事寧堪再誤上感動命擬勅申諭公一夕草四
諭漏下三鼓猶在直上從午門望內閣燈火熒熒然
屏營歎息不能成寢也灤水師期來告天大雨歸步
中庭竟夕不寐家人環視不敢問質明捷書至乃大
喜語其故公雖在禁近心環竹山灤水間蓋大臣心
事如此公以辦敵無能敵退乞罷疏三上溫旨慰留
敘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上深念官嘗國
紀敝窳日甚不太斷割無以振積玩雪國恥公謂治
道去太甚求治戒太銳天威震疊鐫責切至引理据
法多所寬解上時時曲意報可一二僉壬營進者爭

爲操切可喜逢迎上意流言布聞謂公委卸市德上
意雖專注不能無動而邸署之宵人緹騎之惡子乘
間抵隙交章詆公公自是奉身退矣公旣去高陽在
關門益孤分兵易將曲肆撓阻比三年以凌河之役
去高陽去而關門之事不可爲矣自時厥後國勢益
蹙上心益困登拜如踐更罷免如傳置蝸蟾沸羹無
復典要譬之駕萬斛之舟衝風逆浪檣傾楫摧長年
三老袖手屏去而開船振舵之人叫號喧虺促數更
易其不至于覆溺者鮮矣然則國家之不早用公也
公之用未久而去去未久而亡也天而有意于人國

夫寧若是葉落而知秋壺冰而戒寒公之進退關係于國家綦重而世罕有早知之者也天啓間公與予竝官右坊逆奄魏忠賢用事南樂諸人附之引繩批根將興大獄兩人私語咋指嘆詫一日語余昨與南樂飲酒酣拊余背身後願以易名累公余漫應公尙計及易名氏耶醉而失言南樂目我矣余笑曰公未醉時向南樂作語云何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余先罷公以少詹事乞掌南翰入賀畢亦罷已偕起田間朝罷過從相與屈指四郊多壘君父旰食網疎事叢何若而可畫灰借籌每坐談輒移日旣而曰昔人有

言政將及子交相勗也閣訟之興也余旣被放公亦
胥後命過余而嘆曰公又去也其誰出而圖吾君乎
余曰公在吾何憂公曰不然吾兩人車兩輪也吾兩
人用高陽必將出鼎三足也車一輪有不契需者乎
鼎兩足有不覆餗者乎公姑去矣他日當思吾言耳
余歸一年所公與高陽相繼枋用用未竟而皆去余
嘗與高陽促席及之停杯浩嘆以公爲知言也當余
之被放而公亦在北也朝右之倚公者以抱蔓爲憂
及公之登用功見而言立也朝右之惜余者或以得
與爲喜公旣不久中書余遂長錮黨籍於是海內正

人君子扼腕世道者碩果之望滋窮井渫之心彌惻
矣馴至于今國家之陵谷變遷宵小之骨肉腐朽世有
讀公豐碑考吾兩人之遺跡追歎其邪許推挽嬋媛
响沫之情事截截之口能無重恨于論言夢夢之天
抑或纏悲于殄瘁清濁同流玉石俱燼世運而往矣
天不可問矣斯予所爲忍淚執筆嘆窮而繼之以泣
也公乞歸凡六年以乙酉八月卒于家櫛沐草遺疏
正襟危坐而逝上震悼恩卹特隆仍予贈謚以某年
某月大葬于某地之阡葬後之某年余與公之子今
翰林學士克鞏相見于長安絮語舊事相對啜泣再

拜稽顙以麗牲之碑爲請余謹撰次公秉政當國二百七十日間訃謨名畫關于危急存亡之大計者大書隧道徵信國史其他詞林閱歷之次綸扉奏對之詳與夫砥行載德劬躬燾後之本末已見于高陽之家傳故不具書銘曰幽都祝栗戴斗崆峒光岳氣合篤生俊雄騰蹕藝林洊歷史館玉琢金相漆書銀管握文椽筆橫經細旃淵停山峙風節凜然方囂帝博未省天醉駕鸞雙飛威鳳隻逝公曰吁哉主憂臣辱誓捐身圖以謀國蹙馬飲灤河火達甘泉艱危受命促數登延公入颺言聖明天保請以戎索付彼元老

神京重地重關堵如微周廬如開扈堂蒐討軍實
擁護節鎮身直密勿心履行陣露布宵馳日畿晝闕
帝曰念哉頭鬚如白蹇蹇勞臣中外鈎鎖關門烽燧
閣門燈火外憂慙弭內間遮作雄鳴雌和骨銷金鏢
公笑移疾角巾襍被敵入我入敵退我退比及大歸
憂心耿耿管戒用豎沈遺城郢輟哭有數班劔加崇
煌煌錫命賁此幽宮滄海蕩蕩窮塵悠悠玉盃旣出
銀海不流展如公墳堂斧嶷嶸松楸鬱芊羊馬行列
有美象賢接武奎璧斯石徵文大書深刻公神在天
在帝左右驂乘高陽受命三后雲車霓旌來游來觀

觀此玄石嘻其永嘆

都察院左都御史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
吏部尚書謚忠文李公神道碑

嗚呼昔神宗顯皇帝丕承謨烈久道化成制科取士
人物滋茂享國三十有二年至萬曆甲辰一舉而得
二人曰樞輔高陽孫公御史大夫吉水李公崇禎己
巳孫公再出督師收復遵永六城以報天子戊寅冬
高陽陷公闔門死之又六年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
事文臣殉難者十有二人而李公爲首公諱邦華字
孟闇懋明其別號也年三十一舉進士授涇縣知縣

庚戌行取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浙江丁巳坐年
例調外熹宗卽位起兵備副使分守易州明年入爲
光祿寺少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明年
召爲兵部右侍郎移疾去削奪爲民先帝御極起工
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尚書在事
一年用中旨罷歸公起家爲令精疆堅密通曉吏事
憤京營積蠹盤互奮欲爬搔鈎剔報稱任使中人勢
要惡其害已蜚謀鈎誘煽動官府上心知其公忠而
怵于衆人之欲殺之也謀姑去公以塞衆心而需後
用公急公任事累奉諭旨乃以顧恤廢弛得罷蓋反

詞鐫責以明不欲去公之微旨上英明喜斷疑信叅
互爲羣小所脅持惜未有以孝廟任劉忠宣故事爲
上痛言之者也公旣去營務益不可問經筵顧問李
邦華做許多實事嘆息久之己卯特簡起南京兵部
尚書叅贊機務踰年丁父憂壬午服除起南京都察
院右都御使未幾拜北掌院左都御史公初奉南院
命以真衰真老固辭俄聞北兵躡內地奮袂嘆曰此
豈臣子辭官日也爲文以告大江之神誓墓訣子孫
而出抵湖口得後命便宜發餉過寧南侯左良玉潰
兵上聞之大喜益專意委信公公朝見論職掌事上

曰久待卿歸來酌議潰兵事處置得宜東南半壁賴卿無恙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溫語如家人父子中官皆屏息遠伏莫敢陝輪傍睨每召對百官如墻而立上視歸乎公遣中使視病賜猪羊酒米瓜菜視諸輔臣有差蓋上之倚公深矣當是時外侮內訌人主子立軍國之積弊臣下之錮習如盤根之不可拔如棼絲之不可治如壞屋漏舟之不可搢柱狡獪之椽人狙伺于內庸惡之閣員獍噬于外勲臣小臣躁妄無藉者杳口岐舌依草附木簌弄于中外之交公于上言無不盡然心有餘于言甘若自茹心盡而言不獲

盡者有之先帝于公言聽無不從然從有餘于聽心
耳交聽聽從而心不克從者有之君臣之間唇焦口
呿涕淚覆面警急擣胸卒亦無可奈何而以一死爲
結局國蹙君傷神焦鬼爛殆有劫運促數乘除而非
人之所能爲也甲申三月賊破潼關上召見羣臣泣
數行下公退熏浴具疏請下明詔勵臣民死守用成
祖朝仁宗皇帝監國故事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越
數日又請命定永二王分封江南先帝袖公疏遶殿
巡行且讀且嘆疏藁啣袖袖已覆出紙牘漫爛猶不
去手密諭閣臣陳演憲臣言是演頗洩其語旣而羣

臣爭疏南遷臺臣爭言詆譎上恚且恨公二疏并閣不行上與公自此皆只辦一死但不言耳三月十二日大同昌平繼陷公亟議登埤死守走告內閣閣臣魏藻德故曳踵徐徐出漫應曰且姑待公唾之而出明日率諸御史登城城璫拒守者矢石交下慟哭而返十八日賊破外城移宿吉安館文信公祠下烹賜豕祀信公徧餉所知詰朝內城陷奔赴大內闕門堅閉不可撼歸館沐浴整衣冠北面再拜三揖信公曰邦華鄉邦後學合死國難請從先生于九京矣取白縑書贊繫腰間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誓

死靡渝臨危受命庶無愧吾君恩莫報鑒此痴愚縑
尾書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囑家
人謹護總憲印繳還朝廷勿汙賊手勿殮吾屍須待
得主上下落移席正直持束帛繫信公坐榻投繯而
絕三月十九日辰時也正尸于中堂眉目軒舉如生
時賊過咸咋指呼忠臣忠臣越三日乃殮從梓宮遵
遺囑也昔者有唐開元房琯畫詔而分藩有宋靖康
李綱抗議于決戰公忠謨偉畧不下二公救亡圖存
綽有成算先帝識路自迷操刀不割却國醫而待盡
仰毒藥以趣亡遂使次律拱手伯紀結舌死賊舒拊

膺之慮

快

之謀廟社淪胥主臣同盡納肝

無救于衛滅藏血何補于周危窮塵終古寧不恫乎
有餘痛哉公當危急存亡之秋建立大計通經權兼
戰守深謀遠慮不敢以九廟大義六飛重寄輕試一
擲密疏具在可覆案也公疏畧言臣去年入都卽請
勅畿輔郡縣預備城守秦督宜扼關自守固勿輕擲
浪戰宜遣重臣督師防河諸臣泄泄不省以致百二
山河河決魚爛都城堵墻一無可恃恃京營則剗敵
垂盡臣向者勾稽清覈去任十五六年盡付流水矣
恃援兵則江浙搖動荆襄糜爛鞭長不及馬腹矣恃

積財則天子持鉢健兒脫巾京師無兩月糧矣爲今
之計皇上惟有堅持効死勿去之意爲中國主則當
守中國爲兆民主則當守兆民爲陵廟主則當守陵
廟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東南曠遠賊鋒浙蔓
齊魯南北聲息中斷神京孤注變起不測竊見東宮
皇太子天資英武豫教端凝正宜歷試艱難躬親戎
器請亟倣仁廟故事撫軍陪京卽日臨遣欽簡親臣
大臣忠誠勇智者專勅輔導便宜行事刻期償水陸
飛輓集方州義師以鞏燕雲遏寇氛此宗社安危所
係不容頃刻緩者賊兵驕師老急檄關寧吳三桂提

師迎擊可以必勝勅襄城伯李國禎悉簡京營精銳
出爲犄角守城之事臣等力任之皇上下詔罪已悉
發內帑蓄積以餉戰士勿局鏞爲盜守逆賊之首未
必不可懸藁街也推公之意以爲主上決計固守六
軍萬騎儼若盤石賊雖狂狡不敢越京城而南皇太
子可以按轡徐行無道路之警緩則收拾東南全局
以強幹枝急則號召燕齊援師以捍頭目此誠所謂
經權戰守萬全之策也假令輕舉妄動倉皇播遷萬
乘六宮一離闕庭賊輕騎躡我重兵躡我逆戰則不
能引退則無及賊偏于前援絕于後羣臣從騎鳥獸

奔竄人主將安之乎又令主上行幸太子居守長君
共主輕車潛遁而以撫軍監國之虛名委東朝于虎
口雖至愚者不爲而先帝肯出此乎公于此籌之熟
矣請死守所以力杜播遷之謀請監國所以全收固
守之局又曰皇上謂臣南人借此自便臣老身許國
卽以南事委臣臣必不敢任此則灼知定遷無策人
圖自便恐有王欽若請幸江南陳堯叟請幸蜀之疑
而逆折其機牙也陵谷遷移記注蕪沒郢書燕說附
耳射聲小生諛聞冒昧執簡謂公亦唱議南遷以賊
臣劫制而罷豈不諄哉以先帝之神明不深維唐室

元子北畧諸王分鎮之制詞俾公之老謀石畫與蝸
蟾沸羹之徒同類而共置之國家存亡大故實係于
此今也不知國故不察事端附和南遷者徒云援公
爲口實而不悉其所以然痛恨誤國者但執阻公爲
罪狀而未悉其所以不然螽蝗醜奮茅鴟狂呼使元
臣鉅公之心事晦昧千古此可爲痛哭者也公生而
孝友順祥篤誠明允淵停山立不苟訾笑謂儒者當
如范希文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講實學時實
用辦實心幹實事時俗方標榜門戶徵逐聲利以爲
土籠沐猴非所以自樹立視之菽如也令涇下車未

幾間里銖兩之奸皆通知之不事芒刃漸摩教化簪
筆舞文之俗犁然一變集父老詢問風俗家產貧富
給筆扎籍記戊申歲大稜勸貸賑濟按籍差次斗石
圭撮若算勾股全活者六萬人立社倉濬水利清劇
盜戢亡命至今奉爲絜令在西臺風裁凜然所條上
皆軍國大事所排竿皆城社巨奸危詞苦口磨切政
府首輔福清葉公下朝房秉燭照公面曰不知李懋
明眉眼何似敢言乃爾福王之國有日請給養贍田
土務足四萬頃而後行戶部戶科噤不敢言公曰若
是則之國無日矣乃手草疏數千言爭之甚力刑部

郎沈應奎老人負直節持公疏詣福清西臺有人東
閣可默默而已乎福清乃上疏極言貴妃兄國泰奏
繼入事得寢福王遂以甲寅三月就國福清所以能
轉移聖聽莫安儲位者實借助于外庭公當其衝應
奎贊其決也兩浙地繁政劇採訪利病分六曹爲六
書某利當舉某害當革條分件繁每按部舉而措之
有餘地焉謂巡方以察吏爲要察吏以獎廉懲貪爲
要直指供億有贓罰公費二項贓罰坐派郡邑公費
取盈協濟公歎曰繡衣使者表率百城可以身爲谿
壑乎亟下檄蠲除屬吏凜然負霜不待望風解印綬

矣歲當慮囚積案填委夜闌炳燭亭疑閱實運筆如
風平反者百餘條老文法吏莫敢出入一字廷獻之
日獄囚盈庭舊使者省覽累日爲手版以記事公獨
不用攜冊坐輿中流觀閣記數百人以次決遣姓名
訟牒不遺毫髮吏民大驚以爲神其鎮天津也兵出
東方節下空虛蒞任方一日妖賊陷景州公飛騎檄
東師返旆蹙賊于前復選步曲千人潛師躡賊後各
戒以道里時日分道趨賊而不使相聞比合戰兩軍
各至信地背賊兵而夾攻之賊惶惑不知所爲遂大
敗俘斬四千有奇一戰克景武再戰克鄒滕蓮妖殲

焉是役也公不用大舉而用鵬勦以爲大舉則徵兵轉餉情形張皇賊烏舉獸駭以老弱遺我而走險以老我賊未可盡也彼瞰我東師已出我仍以東師蹙之所以伐其謀而奪其氣也分遣我師各戰其地而不使相聞使之人自爲戰各出死力于兵法爲與之絕地也旣而真督撫攘其功得金吾世職公進俸一級蓋當時疆事類若此朝鮮援兵潰還索餉呼囂洵洵公方以恩信結邊士心乃呼其將而數之曰鮮軍例支餉廣寧廣寧失支餉山海汝縱潰兵棄信地而索餉于我欲何爲乎念此軍嚴冬渡海裂膚墮指暴

露良若給汝餉百石再行糧道措處汝率先摩勵出
汎爲汝寬一面之網不然立斬汝矣逃將搏頴流血
八百人感泣歸伍謹聲如雷遣人皆踴躍思効命矣
遼瀋新陷風鶴震驚行間言東征輒譁公下令樹出
關討賊幟願者立幟下否則去令初下蓋僅有存者
久之軍中相語有不立幟下者不爲李公帳下兒卽
不得爲人乃爭立幟下足脛相錯矣議建營壘部署
胥徒走卒躬先畚鍤介冑之士負土僦功營房千二
百間馬廐五百翼如告成芻糧山積設軍市以資買
易復質庫以峙食貨軍民襍處技擊走集束伍練胆

之法一用戚將軍新書從事選鋒六千人輕車二千
輜部伍分明駕乘修備高陽公閱邊至津嘆曰嗟乎
令九邊胥若是何憂戎馬哉京營舊例軍操于營糧
支于衛管軍者不覈糧司糧者不點軍蠹弁積棍窟
穴其中因緣爲奸利公定爲經制照現在軍數人給
印票該衛造冊挂號然後赴倉開倉計部按冊驗票
給米票不符冊卽僞票冊浮于票卽僞冊濫支者法
無赦太倉題稱京營歲給米一百六十六萬磨勘兩
月清出虛冒歲計二十四萬有奇以還度支祖制設
三備兵營招集精銳補老羸之闕市兒惡子遊閑博

徒依倚中人貴戚乾沒蠶食有糧無人有籍無伍公
疏汰虛覈實增實軍四千餘人飽馬四百疋軍自爲
一隊歸併各營馬兌給選鋒以供騎操歲省縣官糜
費糧米數萬已巳冬北兵入畿輔衝寒出郊相視營
盤分地樹壘金鼓相望都門恃以無恐遵化告陷羣
臣偷懦憚事爭言列營城外非便公曰臣職治兵知
有進不知有退撓城避敵損威示弱堂堂天朝不應
出此宜列營城外無動速調勤王兵以張聲勢彼瞰
我有備將懼而引去所謂先聲而後實也上眩于羣
言乃撤營兵偪國門偵探斷絕始大悔傳旨如公初

議然竟不能排衆喙以留公可嘆也南叅贊機務叢
挫公首定營制併多設之營以省糧裁不急之官以
節費安民詰戎治民論將五約二事次第修舉以其
間巡行江北度浦口絕池和抵和州徑梁山陟采石
旬日走四千里晝覽形勝夜命畫史防禦機宜分五
疏進至繪圖列屏師古人聚米畫地之意使人主周
知祖宗興王舊地山川阨塞其用意遠矣詳察水陸
形勢備遠阨要謂守江東不如守江北請于滁和全
椒墾田數千畝聚衆數千人且屯且練以固門戶守
下流不如守上江請于池陽之間開府采石置哨太

平舟車兼制以固咽喉又謂徐州居四方邊均水陸
交會宜宿重兵設總督一旦有事片檄徵調北邊

西扼寇中莫陵京此天下萬全大局也疏下兵部司
馬舌吐不敢覆公亦用外艱解去公服官中外歷四
十年資望深崇委寄殷重回翔前却在用與不用之
間晚而秉大憲微主知不以時危運移少自假易整
臺綱嚴考察雙籐拒門凜然如承平時俄而天崩地
折卒不獲竟其用而達權應變功見言信指麾談笑
弭東南焚突之禍則莫如湖口之役左兵之潰而東
也矚矚隱天軍聲殷地留都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

吏相顧無人色公浩歎曰海內僅東南一角耳身爲
大臣忍坐視決裂抽身局外袖手而去乎乃停舟艸
檄正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討逆勤
王義旅雲集仰望貴鎮與我同讎共掃腥穢以成偉
伐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所過殺掠江流中斷陵京震
驚何輕易舉動若此以列聖英靈皇上神武羣醜游
魂稍稽膏斧不遠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劔與疾討
賊乃甘自菲薄貽誤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舊京文
武足高喙長倘不諒貴鎮心跡飛章上告貴鎮其何
辭以對十五國豈無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

領安係無從中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污青
史爲千古笑端智者所不出也貴鎮宜卽日嚴戢兵
丁疏通江路振舵回船尅期還鎮缺餉事情候本部
院到皖設法措處勿過安慶一步以實流言本部院
綿力可竭當爲朝廷弭此大事爲貴鎮濟此飢軍其
勉聽鄙言急圖桑榆後效否則義旗迴指將不得與
貴鎮以玉帛相見矣良玉捧檄心折又用其親信李
猶龍胡以寧輩開陳禍福曉暢心事皇上神明聖武
拊髀頗牧當力爲保全功名盡釋中山箱篋之疑得
專元侯弓矢之賜良玉大喜過望飛騎貽皖撫發九

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心遂大定運艘商舶銜
尾安流謹聲喧闐沸江水南都始解嚴越翌日公具
威儀入其營良玉悚首鞞袴握刀插矢俯立迓鵠首
公禮辭引見用師弟子禮良玉請公坐樓船大閱士
馬公慰勞諸將詢問部曲姓名宣諭軍中矢忠義殺
賊拾取富貴一軍皆骨騰肉飛願爲公死良玉爲公
令于軍斬淫殺者四人以狗釋被擄男婦四千餘人
還漕鹽船五百餘號臨分牽衣號慟誓以餘生效頂
踵公還語人此小事易辦喜爲國家得一名將耳公
以風紀清嚴之司當過賓傳遽之地官無銅虎之符

使無英蕩之節引大夫出疆之義推臧孫急病之公
忠誠空涌機權錯出條鏃在手操縱自如挽山崩峽
倒之勢成瀾回浪轉之功嚮令先帝當危急時擺落
羣小以國成委公則庶幾病危可救弱症可起奉天
之圍可解靈武之功可奏竊嘗謂公之死國有異于
羣公者爲其以乘輿死以震器死以三百年祖宗鐘
簋死而不但以一身一節死也嗚呼痛哉公父比部
公與母周夫人食貧媿德公童孩喪母執喪有聞萬
曆癸卯與比部同舉于鄉布衣徒步父子自相鏃礪
都人士咸敬之江西有二儒者曰鄒忠介公元標曾

恭端公同亨鄒公識公于諸生勗以萬物一體之學
既登第謁曾公南太宰署中曾公明燈促席極論古
今典章吏治人才世運曰吾老矣一腔報國微忱舉
付吾子公學術原委得之二公爲多爲言官主于分
別邪正破除朋黨極論萬曆執政背公營私衣鉢授
受徐兆魁王紹徽湯賓尹等鑽穴禁近蝨賊國論郭
正域鄒元標顧憲成等骨鯁孤忠削跡朝著清議日
輕黨禁日密老成日謝天地閉塞非國家之福也言
路初開章滿公車公所彈劾劈肌分理洞見癥結黨
人尤畏而疾之丁巳之察并及比部公天啓中入爲

少司馬逆奄肆毒大獄煩興高陽公將行邊入覲而
奏本末奄矯旨拒不令入魏廣微唱言朝堂高陽與
晉陽之甲李懋明召之來耳公亟移疾請去而削奪
隨之矣前後罷免家居垂二十年比部公老無恙讀
書譚道篝燈布席依然兩書生公是以益邃于學又
以其間網羅典故討論時政以儲匡時經世之學腹
笥心兵橫從肆應蓋多自閒居得之邇公之大節終
始有三葦笥錄牒端禮刊碑蘊義生風白首一節則
以黨論終始開拓心胸補苴倫紀不聚生徒不矜著
作則以學問終始盤錯橫身艱難致命以熱血灑宗

社以丹誠荅知遇則以忠君報國終始以精白一心
不愧屋漏爲立身之根抵以正直忠厚保養元氣爲
用世之禎符雖其寒氷栗玉纖塵不染而友朋之急
難善類之阽危無所不極其救援褰裳濡足有不恤
也雖其精金利劔腐肉必決而殘邊之退卒失路之
旅人無所不用其矜全噢咻濡沫有不啻也晚年家
居修講堂定教條立宗祠恤繇役秀眉子衿莫不觀
禮誦法團練鄉兵保護井邑笳鼓謹亮肅如軍中九
連寇發虔告騷然風聲雷動匿跡遁去生平誦法孔
子刊落雜學嘗語學者三世諸佛只是血性男子果

能叅透上乘空諸萬有死生不二與周孔何異儒者
一念不謹持卽墮苦海何云天堂地獄哉又曰正氣
者士之輿也來則乘之去不捨焉臨危末命凝眸整
暇易箠結纓正其勸辨學問時耳乘輿來去公旣了
然自知復何憾哉公先世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後西
平第十子憲觀察江西憲子游爲袁州刺史始居袁
游子丕丕子遵始居吉水遵生華華生唐後唐天成
丁亥徙居谷平迄今四十餘世入明有桂者與梁寅
爲友桂生京京生威威生貴爵貴爵生秀于公爲王
父秀生諫由舉人官南京刑部主事娶于周生公自

貴爵已下皆累贈吏兵二部尚書妣皆一品夫人公
生萬曆甲戌九月九日年七十有一甲申四月公之
喪至自北京詔贈少保吏部尚書謚忠文贈葬予祭
六壇廕一子建祠京師賜額精忠十一月二十四日
葬仁壽鄉鰲山釣魚臺之諭瑩娶一品夫人周氏子
六人長士開次士國士開以殉士國死于水奉旨建
坊旌表副室宋氏生子長世亦以苦節表門次士亨
士齊士京士臺孫男九人長世以嫡長承世廕次長
榮長清長祚長發長灝長垣長蕙長元長世子繩武
應世襲錦衣衛千戶公旣葬長世採集行事撰次爲

泣而言曰隧道之碑銘有與吾祖游而載史筆者誰
乎謀于諸父渡江來請者至再謙益辱公末契踰壯
迄老函丈晤對竿牘往來師友篤論家兒絮語惟是
憐才愛國語不及私癸未北上要語廣陵僧舍艱危
執手潸然流涕囑曰左寧南名將也東南有警兄當
與共事我有成言于彼矣篋中出寧南牘授余曰所
以識也入都復郵書曰天下事不可爲矣東南根本
地兄當努力寧南必不負我勿失此人也偷生假年
移日視息愛我知我辜負良友傷心尅骨有餘痛焉
傍徨執筆老淚漬紙而不忍終辭者以爲比及未死

效隻字于青簡庶可以有辭于枯竹朽骨也洪惟萬曆以來高陽與公當竝爲宗臣配食清廟有其舉之工歌之頌詞曷可以已是庸假繫牲之石再拜而刻詩曰維嶽降神光氣熊熊篤生偉人殿我家邦暨我高陽如龍如虎仗鐵視師兩有文武遵永六城復我故初崇關擊柝神都屹如公如鳳麟不搏不鷲齋其躬心以救殄瘁國有大故我肩我搢國有大疑我則解觸楚師橫潰亂流而東公手撫摩如擾兒童偉矣碩儒褒衣大冠召雲致雨試手沛然堂堂高陽與公相望大厦兩檀去一則崩三才失位九嬰刺天捐生

殉節與國後先天門誅蕩爰策其馬元氣磅礴來歸
帝所帝錫汝命彤弓素贈刑天相柳莫我敢承星戈
照日雲罕從風同車報命二祖列宗乃考新宮乃配
清廟于豆于登工祝致告孝孫在位庸鼓有敦神之
至止入戶歎息舊史明見作爲頌詩後千百年尙右
饗之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四終

節取亦事數卷三十四

聖人任處身者其用且其高厚薄與于百平尚亦
前部于豈于登到臨其非奉茲亦其備與亦其轉之
總目聖聖到其同車請命三麻既宗也其說容也而
帝德帝德也命亦其奉飲惟天降時其非其承其大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五

神道碑

和州魯氏先塋神道碑銘

余以餘年頽景討論史事蕉園之藏竹簡之籍州次
部居爰有端緒視融作虐蕩無餘燼仰天而哭之自
此絕意于繁述矣和陽司馬公以先世事狀策命見
眎乃喟然而嘆曰嗟乎劫灰盡而昆明開川流沒而
碣石在於斯時也觀斯編也豈非三百年天球琬琰
猶在人間而宿老遺民所樂爲鋪陳駁厲者與乃按
而敘之曰魯氏濠之鍾離人高皇帝龍興自滁入和

福二兄弟四人從軍功多不受爵散居全椒和陽而
福二居和之雞籠鄉福二生文天順間以篤行徵文
生知知生資資生崑崑生四子其季則教授公也公
諱思問字汝祥少孤爲諸生攝衣冠之學宮緩步閭
巷風謬謬出縫紉間合襜之夕猶張燈夜讀夫婦相
莊師弟子如也壯歲授徒講誦如大師頌禮甚嚴肅
于夏楚八試瑣院歲貢授沛縣訓導七載升儀真教
諭公教授弟子所得束修羊分給從子及甥不名一
錢爲學官敦名行崇教條卹孤寒育才俊計口食奉
貧逾于諸生時在沛張給事貞觀以諫國本里居公

敬事之危坐抗論不少引屈曰吾師儒道如是也在儀真鹺使係請通族譜公力謝却曰吾豈以待中貂易青青子衿也久之遷魯府教授遂致仕歸家居二十餘年以六德淑鄉里以四教課子孫袞衣大帶渥顏秀眉兒童婦女咸指目爲人瑞沒而士類師尊之皆曰鄉先生可祭于社者也公與其元配張內行淳備齊眉一德享年皆八十餘天啓間先後考終葬于某地之某阡子二人長一惠字和之授官把總次一連字逸少例貢任崇仁縣主簿司馬公名可藻則崇仁之子也蓋教授公沒後十有三年而和陽有乙亥

之變先是流賊躡滁焚巢司馬請以族行不可則奉其父母僦居南都甫告行而城陷把總公角巾布袍立城東塘水中賊泗而執之脅以刃不屈訶曰好硬老子取郕鞭擊破頭額推沒水而死把總之長子諸生可爲字堯父守峨眉墩城賊登陴執之不出一語賊怒刃亂下終不一語而死妻王氏亦死池水中而崇仁二女長適章携六歲女及一婢投舍旁草屋焚死次適王貽書數千言訣別父母解襪帶束頸一搯而死和城之陷也死者二十萬人魯氏爲烈魯氏死者百餘人教授公一門爲烈教授公訓戒子姓每稱

引古語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斯其芳風流塵顧不遠
與崇仁公少穎異博學善名理通老莊家言其爲人
經奇倜葛困資地佐邑非其好也然不以薄宦少自
假易焚枯食淡齋厨蕭然爬搔民瘼戴星出入聞訃
歸不復出申酉之交辟兵淞西山中思家念國怫鬱
盤牙時登崔嵬北望慟哭抵家旬日病猶自力端坐
而逝彌留之際循其髮而語曰此種種者幸留以下
見先人可以瞑矣丙戌歲之五月也享年六十有九
權厝于教授公墓旁須大葬焉司馬旣對敷休命光
賁壞言告舊史俾書隧道之碑余惟魯氏福二兄弟

當龍興之日攀鱗附爪仗助大業知止善息歸耕終
老有餘不盡五世其昌教授公劬躬燾後啓佑司馬
爲晉士稚爲宗伯紀箕裘之美侔于帶礪積厚流光
斯已信矣自寶甫出於綸方胙顧汲汲焉申寵命闡
先德發皇幽潛惟恐不及者凡以述草昧之緒業著
豐芑之盛事於颺迴霧塞之後厯昭融鴻朗之思用
以標表權輿萌達兆魄其用意良遠非苟然而已也
余爲粗述梗槩竊比古人先塋昭德之例敘已執筆
而深思嚙然而不自舍也蓋有徵焉亦有望焉云耳

系之銘曰

真人龍興定江許集師和陽耀神武豐沛雲從有四
魯植髮如竿氣成虎定鼎功成解行伍卷甲韜戈投
四弩長楫歸田菜場圃周家豐鎬漢鄠杜家世城南
近尺五五世其昌縮綸組文章玉杯器簋簠矩疊規
重式章甫沒祀瞽宗列豆俎繼義成風繩爾祖赤眉
黃犢敢余侮烈火清流利刃斧骨拒骸撐激頑腐崇
仁華顛髮垂縷闔棺全歸豈牖下

柏柏司馬微

管侶邕管崎嶇扈城旅指日拏雲心赤苦手捧天章
下北戶漆書金管炤堂斧重泉長夜皎日午丹誠晃
朗白骨舞還視周原正臚臚金盃珠衣尙塵土拜命

有雄心亦憮日車瞳矐若木吐岷江濫觴豈能柱南山有石比石鼓如椽大筆天可補舊史載筆匪誇詡篆刻豐碑詔終古

新鄉張府君合葬神道碑

新鄉張府君諱某字含惺先世家廬太山洪洞下永樂中徙衛輝府新鄉縣之送佛村世有隱德七傳而生江江生行高行高生登登生四子府君其長男也天啓丁卯以明經貢大庭授太康儒學訓導陞武陟教諭崇禎戊寅之歲擢真定府通判投効致仕以子司馬公貴封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辛巳歲十月十

三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一先娶李贈孺人繼王累
贈太孺人生四子叔卽司馬公縉彥也又繼胡封太
孺人府君卒踰月葬於某地之阡越八年戊子司馬
公奉胡孺人柩偕二母合祔于公排績事狀俾謙益
書隧道之碑按狀府君身偉幹倜儻負大節爲文章
師法三蘇不以餽飭爲工長垣李司馬化龍督學中
州嘆異之曰此河雒偉人也累躡鎖院爲文學掌故
不以廣文官冷少自假易寇大舉薄太康長吏物故
腰刀袴褶率士民登城礮車如雷目不一瞋寇被創
引去署邑篆察奸摘伏老吏抱牘請署手目掉眩鄭

庶人尉卒殺武陟民于市有司莫敢問公力諍之上
官矯尾厲角詞辨導涌抵罪論死庶人推胃頓足無
一難也司馬舉進士授澗令鄜還問寇壘千里親朋
掩淚相向府君太呼曰車驅之王事靡盬豈兒女子
執手刺刺時乎司馬以翰林簡討改兵垣府君曰若
懋勉之以七尺奉聖主吾戴頭歸矣而爲德于鄉大
飢出国粟活萬人先帝手詔旌之晚年循墻視影三
命滋益共常大署其室曰心吾因以爲號其學問得
力如此公三娶皆有婦德王孺人裙布織紉相夫課
子時人以母師而亂之方殷也司馬出萬死一生唱

義殺賊壁壘孤懸烽火四接胡孺人携弱婦稚孫間
行萬里間關匍匐孺人之不報府君可謂復生不悔
矣嗚呼士君子積學厲行輪困結轆而發聞于其子
者多矣生有綸綍之寵沒有堂斧之封琬琰之錄載
在國史金石之文徵諸家乘此其常也如府君者高
明顯融未竟于生前板蕩流離降割于身後陳根未
宿家室如鴟鶚棲集于墓門訓狐叫號于封樹迨乎
風塵甫息道路載夷司馬乃得以收召魂魄蘇息創
夷安侑先靈修合兆域於是乎佳城鬱然松楸滋茂
夜臺之伉儷執手慰勞鄉里之婦孺捫淚相告德厚

流光豈可誣哉司馬忠誠純孝蘊義生風爲人臣子
可以無憾其爲合葬事畧痛憤苞塞情事盤互弘演
之剖肝未納胥中之泣血猶漬讀其詞者猶爲之蜚
鼻裂吻不忍終篇而况于親爲之者乎古今忠臣孝
子邁此者與有幾古今豐碑貞珉大書深刻文章之
放是者與有幾謙益固辭不獲請廻翔躑躅輟簡閣
筆者數四謹爲援据事狀揚榘梗槩而系之以銘曰
惟岳降神自中嵩張星自昔居河東文昌一宿應天
中張仲孝友今則公亡書十篋羅心胸墓門老表識
駁雄儒冠連蹇道側豐樞衣升堂爲禮頌甲冑千櫓

枝臨衝長蛇封豕猶蟻螻鉛刀一割無留蹤東書歸
臥誅蒿蓬收貯元氣還昊穹有子祉美帝簡崇橫流
滄海誓奮庸天崩地坼降鞠凶稀山填海心力窮乘
海貿易梯航通玄堂石闕加新封禮成望拜金粟風
血流瀆染啼鵲紅帶劔上壠誰則恫百年臣子罔極
同丹書銀管旌玄宮史失求野慙瞽矇樸學敢誇鑿
悅工誰哉庾辭麥鞠窮南山有石深刻礮祀天虞日
鑿厥衷金銷石泐徵無終

明故貴州永寧州吏目封行人司行人贈吏部

稽勲清吏司主事李公墓碑

李公諱尙惠字子昭其先唐西平王晟也西平第七子憲觀察江西憲子游刺袁州始去長安家江西入明朝徙居吉水谷村者曰唐自南唐迄今九百餘歲二十五傳而生公會祖學錄公衍祖縣令公楷舉鄉書三爲令有異政從羅文恭講學學者稱株山先生父都事公時學試策入等選忠義中衛經歷升四川都司都事公生隆慶戊午卒天啓丁卯六月得年七十其葬之歲爲戊辰爲崇禎元年以行人司行人封公以吏部稽勲主事贈公者今兵部侍郎元鼎也公生而秀羸從卜人言乳于比隣劉姥一夕大雷雨忽

失所在姥驚呼執炬大索得之屋後松山鼾睡自若
人知非凡兒也少讀書作文能兼數人都事公叅戚
少係軍事公單騎覲省薊門上命右司馬大閱邊騎
十六萬雲集厨傳賞賚皆倚都事公公弱冠書生白
褲單裙奮袖指麾咄嗟治辦少係調得之請與相見
長揖就席雄姿英發少係與語移時嘆曰子他日經
國手也公益自喜周視塞垣慨然有公之志

累試不利筮仕得保定府簡較楚人熊廷弼爲司理
踔悍蠶厲下吏仰視喘汗獨雅重公引與平亭決獄
商人爲奸利把持稅使陰事熊盛怒稅使以屬公公

却商人賄案治其奸狀而白稅使熊喜曰此健吏能
與我抗曲直者署安肅令八月鈞金束矢必歸諸公
爬搔利病不以傳遽爲解衛所未僚或候缺老不能
歸或暴卒一棺萬里側席而坐伙助經紀橐裝枵然
不自惜也歲滿當遷部中大奄使人謂公幸少顧我
當得美除公謝曰一官如芥子許夤緣貂寺何以見
魯衛之士乎未幾左遷貴州永寧州吏目公曰君命
也叱馭以往濯厲如畿輔時假入覲以行遂致仕歸
其宦跡始末如此公少壯負奇氣好讀司馬遷陳壽
諸史刺取鈎貫以儲峙其方畧已而從曾恭端劉文

節游納履鄒忠介之門本仁祖義澤于道德醇如也
天性孝友都事歿京邸扶襯過彭蠡湖風浪暴作隣
舟覆沒伏棺叫號誓與俱沈俄而獲濟人以爲今之
庾公也教子以義方不瑣科督課旣得第訓之曰吾
生平數學得力一不怕窮三字今以貽汝司馬公鏃
厲志操蔚爲名流公之家風也公先後凡五娶生司
馬者彭氏累贈安人前娶彭贈孺人後娶邢封太安
人子三人長卽司馬公元鼎天啓壬戌進士由行人
司擢吏部郎升光祿寺少卿今歷官兵部左侍郎娶
羅封安人繼娶朱瑞昌奉國中尉議汶之女賢而有

文次亨鼎光祿寺大官署丞次貞鼎邑庠生孫男五
人女三人嫁娶皆甲族光祿公葬公之後二十九年
俾舊史錢謙益書其隧道之碑余惟吉州士大夫崇
理學厲風節彬彬鄒魯鄒忠介李忠文其眉目也公
爲忠介高足弟子于忠文父子爲族屬濡染磨礪故
其文行強立有過人者其在吉州或以爲燕函越鑄
夫人能之使其游光揚聲建豎當世出其一節亦將
驚怖激絕以爲能事余故考德据實謹而書之用以
著此邦文獻之美且使世之毀儒行斥正學惡砥柱
而鐫之者亦將憮然而一歎也銘曰

使象服車用馬守閭牛鼎烹雞誰之過與介圭不琢
觚稜不園保我堅白謝彼刻鏹有誇土龍或嗤鼠璞
明珠夜光多則抵鵲不羸其躬歸成後人崑岡燔灼
黃麻不焚鬱鬱松楸國恩斯在舊史刻文敬訊千載
墓表

雲南按察司僉事陳君墓表

君諱本字之深姓陳氏其上世鳳陽人明初徙建昌
之南城生十歲善屬文長爲羅明德弟子萬曆甲午
舉于鄉乃賣文以養父母癸丑以親老謁選授湖廣
承天府推官丁巳除外艱補廣東之高州兩考皆治

行第一天啓壬戌擢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乙丑春
例轉雲南按察司僉事視驛傳之官未久聞母訃丙
寅十二月廿八日以不勝喪卒于苦次享年六十有
二君初入臺班人主幼冲奄寺竊柄國論霧茅陰陽
交爭抗章極論以稽拄世道區別賢奸爲已任諸所
彈劾皆能人要津雄唱雌和倚禁近爲囊橐者諸所
薦引皆老成宿素觸邪指佞爲中外宵人所砥柱者
又多援据古義指斥左右近習斜封墨勅以摩切時
政羣小積不能容遂用例轉逐君當是時詔獄狼籍
忠貞糜爛飲章錄牒摩厲以須君等君亦旦夕懼及

而僅以病死免其可悲也君祖諱經官岳州司庾父以忠用君南臺得贈母易氏封太孺人娶鄧氏生二子允衡允乾女七人君歿十七年崇禎壬午葬南昌之蓮塘又二十餘年允衡撰事狀請追銘于舊史氏謙益謙益壯歲登朝事友當世之君子三十年來推鄒忠介李忠文爲眉目二公者芒寒色正如五星之麗天而英人志士蘊義希風垂芒散翼落落然躔次相望彼固曰我江右士大夫也人之指而目之者亦曰此江右人物自以爲一輩者也於乎何其盛也丑寅之間鉤黨獄急忠介歿忠文退而君輩咸相繼譴

物類有學集卷三十一
死于是乎江右之聲氣取次銷縮甚且倒戈反面而
卒至于屈折腐敗不可復振然則江右之士氣與國
之元氣魄兆盛衰如潮汐之消長如葭灰之輕重識
微之君子能不爲深思而永嘆乎允衡之謁詞也誠
蓋有聞于鄉之先正而信爲有徵也余以爲君之章
奏副在史館危言直節流聞丹青世固多哀其志而
惜其命止于斯者可以無累書也若夫江右之士氣
關乎國運桑滄之餘悠悠陸沉其能知而言之者亦
鮮矣論著君之生平而假茲石以告焉其亦君之志
也夫于是書之以遺允衡使之鑿諸墓上

周叅軍墓表

吾友程孟陽詩人也而好談天下事謂海內多故小夫愞臣憤眊不勝任所見布衣豪傑多有膽智氣力能爲縣官佐緩急者太倉周婁濱別駕其一人也婁濱爲新城王司馬記室談薊情邊畧熟爛如掌

簿余得見其人以孟陽爲知言衰老里居垂四十年周生雲驥述其父叅軍事狀來請墓道之文余讀之戚戚然感余心焉叅軍諱敏成字政甫別號存梧婁濱之族弟也曾祖贈奉政大夫室祖鑣父泚奉政兄弟取甲科者四人家世大姓爲儒才名籍甚廓落有

大畧與婁濱同志講求兵農經世之學意豁如也萬曆戊午舉於鄉四上春官不第崇禎辛未罷歸性伉俠觸忤州里貴人網絡張設跼蹐無所騁東事方殷短衣匹馬投匭上書求一當以自試婁濱止之曰朝右名急才非黃金火齊不足當貴人意高陽公督師新歸爲國求士可望而走也遂握衣往謁奮髯抵掌抗論窮日夜高陽驚喜曰公向者安在不爲我關門助一臂立移書遼撫辟召贊畫遼東軍事遼撫新安方一藻也君得少自發舒畫地磨盾諸公皆爲傾倒居停副將王憲家刺探事發連染下詔獄上遣中

貴人清獄論出之復職叅軍事如故會瞽人周元忠以講欵說遼撫遼撫持其議君力諍不能得亡何遂投劾乞歸周元忠者瞽而狡有口以善卜爲名彈琵琶琥珀詞出入帳中自詭曾爲王化貞用間請往探東西諸部情形虛實說二人來歸而其實則欲爲彼挾欵以愚我遼撫密疏上聞武陵在中樞聞而狂喜以爲天贊我也蠟書抵關門日夕以謀欵爲事又爲大言罔上援引舜禹文王樂天係天下之語上下詔切責武陵惶恐孫謝而持之益堅嗟夫以一瞽人爲司命假西市以緩東征俾數年不來我得一意

辨賊而伺間以圖彼其說如撮空如說夢彼二人者
合喙係任揣極而易心也嫚書流聞武陵恐激上怒
密囑關門改竄其辭以就欵局上不可命集議職方
郎中趙光抃再疏駁正武陵詞窮無以應第曰臣終
不敢以爲然武陵以督師出陳新甲主其議伏誅而
事始寢由今觀之一時文武大吏有目無覩甘矇師
過朝之恥其不如君者多矣語有之瞽兩目眈奚爲
弗殺元忠與彼二人兩目眈也其不眈者則君與職
方而已矣高陽之當關也焚書絕欵議嘗與余談
瞽人事廢箸而嘆以國士遇君推轂如恐不及有由

然也君以己卯歲歸田六年而國難作堅臥讀書歸
心空門守雲棲淨戒十三年而卒七十有三娶朱氏
繼張氏子四人雲驤雲駿雲駉雲駟其葬也雲驤來
謁辭甚哀余謂君平生之可記者莫如受知于高陽
其從事于遼柱瞽人之議可以愧當世之謀國者於
是特爲論著伐石紀辭以告後世而舉所聞於吾友
者以發其端亦以爲婁濱表焉婁濱諱履時歷任撫
奏通判

故明死事孝廉陳君墓表

崇禎十年丁丑臨藍賊陷攸縣孝廉陳君拒戰死之

賊流寇之部落鼠竊豕突非有名王維種滔天捲地
之衆也攸長沙下邑非如常山睢陽四戰之地守一
隅以捍天下也賊微則聲勢不大邑小則警報不廣
而文武將吏失事逃遁者交關而擁蔽之君以一舉
子橫身殉國穴頸洞胸斯可謂與古人爭烈矣朝無
巨室之弔國無納官之卹英魂強魄悽風泣月旁魄
下土于荒燐宿草之間嗚呼命矣夫君歿之三年子
五簋葬君于祖塋後之子午阡漳浦臨江二閣部許
爲誌傳不果五簋間行西南重趼奔問今年緇衣入
吳請表父墓泣盡繼之以血余憐而許表之曰君諱

來學字開之宋世自金陵宦攸家焉子孫皆不仕元
父禎邑諸生也君少強學厲行以大人長德自命中
天啓丁卯鄉榜四上春官不第詩書經濟撐腸拄腹
將摩厲就選少有以自表豎未行而難作嗚呼其可
哀也賊將及郊君告二守弁當潛兵伏石橋劫其營
弗聽旣而曰離城三十里結營彼客我主必捷又弗
聽賊旣至陣弁皇遽失伍君以腰帛裹頭大呼督戰
斬賊首三人賊大至蹙君入室橫刀砍賊中五槍一
刃罵不絕口死石榴樹下君之兄黔寧吏目球學弟
諸生瑛學及兵民二百餘人皆力戰以死骸骨枝拒

無却走者君死于丁丑十二月十七日年四十有二
娶江繼娶洪生五子五筮其長也余嘗誦楚人之歌
國殤其詞曰帶長劔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弗懲而
其祭祀而歌思之也比于東皇司命無崇庠焉楚人
之重國恥志敵愾蹈揚風厲若此之切也故曰楚雖
三戶亡秦必楚而漢末東諸侯誅董卓長沙兵最先
至今君之死事國殤之遺烈也城下之役與君接踵
而死者猶故長沙之子弟也楚之餘黎傳芭伐鼓歌
九歌而祀君者固將久而不替其有侗儻輕俠酌酒
墓下髮植毛豎欷歔涕泗而不自禁者君之靈爽乘

風載雲亦將憑之以有爲也余竊有厚望焉狗五簋
之請伐石而表之曰大明死事孝廉陳君之墓而又
爲區明風烈敘次其梗槩用以示今之長沙子弟俾
讀而有感云爾

明特贈翰林院待詔私謚孝介先生朱君墓表
嗚呼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而不亂危而不傾者在士
氣之盛衰而已矣夫士氣之盛也士大夫鏃礪各行
蘊義生風雖其身或不用道有未光其聲氣之所擊
動若梅檀之香逆風而聞海內與被熏染而不自知
及其衰也士大夫嫉名行如砥柱必欲鏘而去之容

物齊有學集 卷三十一
頭借面蠅營狗苟于是海內風氣漸然索然如腐骨
之載朽肉如淒風之萎殘葉物恥夷國論潛而淪胥
版蕩馴至于不可爲余往在史局身罹部黨未嘗不
嘆息于二正之季今者不死而表孝介先生之墓爲
之廢卷閣筆俛仰悲慟而不能自己也孝介先生姓
朱氏名陞宣德升其字也萬曆天啓間吳中名行著
聞者則有若文文肅文起姚文毅孟長周忠介景文
而張孝廉異度暨德升先後抗行張朱取科名躋禁
近不若文姚厲節死忠丹青一世亦不若周身死之
後吳中士論觀九京嗟百身者咸歸五君無行藏顯

隱異焉德升舉萬曆壬子鄉試卒于崇禎癸酉之十
一月踰年巡按御史祁公彪佳疏舉真孝廉請謚風
厲海內先帝特命所司贈翰林院待詔其孤鑑等卜
葬何山之麓孟長私謚其孝介而異度誌其墓德升
歿後五君獨異度在余間過泌園談德升遺事語異
度曰德升食貧貴不入公府其事親養志滌厠踰視
溲溺爲生孝樹哀毀瘠羸如枯木不勝喪爲死孝孝
介大節人所知也乙丑春奄禍方作吾黨有削籍出
國門者其門人避匿不出祖德升衆中面數之譙訶
墳赤退而愀然不樂人問之不置荅余謂德升鑄善

責過偏直引義猶可能也愀然閔默退若自失不可
能也由是觀之忠介急徵時素車周旋誓與同日其
中心愀然閔默者已深遠矣豈徒以爲能事軒舉自
命邪異度曰然此吾志所未及也子其識之太歲癸
巳十二月十一日鎰用青烏家言改葬鄧尉山鳳鳴
岡下屬余爲其志嗟夫德升之亡也在國家全盛之
日惜才誅德者胥以有士不遇爲恨豈知夫葉落知
秋壺冰知寒一士之存亡關于士氣之盛衰後之人
咏邦國殄瘁之詩有遐思而憑弔者乎迨于今二十
餘年陵谷更矣頂踵易矣遺民故老皆茫然塵劫矣

德升環堵依然流風未沫平陵八尺猶有停車而愴
嘆者信矣夫士氣之終不銷亡而葭灰黍律不與焱
風炎火偕變熄也異度之志備矣文無累書乃伐石
而表之曰

有吳孝介改葬于茲肅揖再拜庶其企而有夫疾驅
顏厚忸怩含戴齒髮如何弗思嗚呼斯石過者式之
芥菴道人塔前石表題辭

芥菴道人者崑山王在公孟夙也道人出宋文正公
旦後曾祖同祖國子司業祖法贈刑部主事父炳璿
德安府知府道人中萬曆甲午鄉舉歷官濟南同知

晚歸浮屠以卒斂以龕葬以石塔書曰芥菴道人紀其終也道人長余二十年晚托末契記其生平行事凡三變道人之少也風流倜儻左州右夏牽黃臂蒼斥千金如涕吐已而折節爲儒讀書攻苦易衣并食寒燈環堵人不知爲秦川貴公子也其爲經義也清真簡妙鑄祓煩溢松風徐奏孤桐新引讀其文者咸驚其文心道氣朗出天外已而試手爲吏今高苑衛孝婦堤禁隣邑盜決去人水涸大旱露禱晝疆而雨丞濟南用兵法步勒吏卒追捕豪右輕俠放響馬剽劫者竿其首于木內尸虎穴中福藩之國緹騎惡子

皆搖手相戒妥尾而去叢劇病肅操刀能割不知爲
秀人偉生也山東地近三輔政聲傳聞道人一夕戒
舍人子束裝投劾竟去長吏皆驚怪其所爲過吳門
不抵家結茅習靜往來徑山天目石盂間沂大江入
蜀登峩嶺歷匡廬博山而歸道人以愍山和尚爲本
師以聞谷諸上善人爲法侶以朱鷺白民爲善友緇
閱大藏修念佛三昧天啓二年丁母憂遷海鹽石佛
寺示脾疾屏醫藥六月八日子夜趺坐而逝蓋其生
平才華忠節與夫文章吏治霜降水涸三變而歸于
寂滅此所以爲道人者也寅卯之交小阿附逆奄駁

駁勸進道人語其徒曰此地近海北信朝以至則朝于斯夕以至則夕于斯疾革微笑曰可無煩魚腹矣幸趣埋我嗚呼佛祖之道去忠邪去孝耶慶善不悲釋種邪鄆春不淚肉身邪荷澤不濟收復蘭布裋不罵以邪昔者紫柏大師讀李芾傳悲慟怒侍者不哭欲推墮崖下憨山大師中興曹谿謂當如忠臣報國百死不悔道人少叅紫柏晚歸海印死不忘君忠義之氣鬱然此二老人真骨血道人生一子先卒孫榮舉于崇禎末年棲遲席帽甘爲遺民今年過余而泣曰先祖塔在西山竺塢三十餘年歲時麥飯非首

陽之薇也請得夫子刻辭以代仁者之粟庶或饗焉
余曰諾此吾志也遂書之假茲石以表

海陽孫徵士照隣墓碑

古之孝子親歿而不忍死其親也于是乎狼子之闕
京兆之阡窮高極深致力于其所可盡而相誇詡以
爲能事風氣漸開人知文章之爲重移其力于大書
深刻以祈不朽而輓近世乃益靡矣萬曆中汪司馬
以文章主盟畿中徽人之思不朽其親者爭乞其片
言隻字以爲天球琬琰而孫照隣之葬其親也又重
之以方司徒王太原李京山之文碑版流傳照曜四

裔未及百年，洪中之文霜降水潦，索然無有向之高文大篇，亦皆翳然簡牘。于是照隣之子丕瓌，以照隣之墓石，請于松圓程孟陽、孟陽歿，又倩乳山道士林古度、孫子之意，以爲徵文。千名公鉅卿，以侈其親，不若逸人遺老之近而有徵也。蓋古之孝子，所以不死其親者，至于孫子而益窮其所請求，亦三變而益切甚矣。其可悲也。而孫子之意，不但已也。介陳子伯璣請余爲其傳，余不能知照隣，而孟陽則所謂昔者吾友也。余盛壯爲文章，以孟陽爲鏃礪，孟陽之期待余者，不輕而余之自視，不敢以不重。孟陽旣歿，余亦老

且廢矣世人之施易余文日甚而余之爲文不得不
輕今孫子方屬余以不朽其親而值余簡賤其文之
日孫子之屬余也其重不啻萬鈞而以子文爲之引
曾不足當一髮又何怪其迫蹙屈而無以承命乎
然孝子之請不可以辭而伯璣助之益力乃按乳山
子之狀而敘之曰孫君諱光宗字照隣唐金吾上將
軍之裔而貞惠公之子也孝友節俠蘊義生風先
世荆園歸世父而自避地爲奕園與詩人潘景升輩
嘯歌其中洗梧倚竹移日忘世者其生平也負笈吳
越間與王百谷葛震父范東生李長蘅諸人班荆投

分名紙刺門無一俗子嗜好山水詩書游戲篆刻
與吾行相上下其餘事也少師事嘉興項希憲希憲
視學山東念其食貧屢招之不往且死以長箋屬其
子照隣希憲命從子仲展爲之師飲食教誨克有成
立仲展余門人也君子謂孫項之交有終始而仲展
之風義亦可書也嗚呼讀孫氏之家傳俛仰再世人
子之欲不死其親可謂至于斯極者矣惜夫余文日
益輕而無以塞孫子之意也古之人有所表著而懼
其磨滅也上則刻之于山下則沉之于淵居今之世
岸谷爲陵余雖欲大書深刻倣古人之爲也其又何

所措乎雖然斯文之屬于余固吾友孟陽有墜言而未竟者也去今十九年矣狗伯璣之請爲伐石而表其墓以終吾孟陽許劒之義則亦庶乎其可哉

太學生約之翁君墓表

洞庭之東山山廻水襲風氣堅密二百年來靈人秀士含章挺生而王濟之蔡九達爲最木奴千頭列隊百重高貴富人公擅山川而翁氏爲最翁氏自建炎南渡卜居此山嘉靖中少山公邊用計然策起家鉅萬次子見滄公啓陽權奇倜儻不事纖微居積而家益大其子弟多讀書好行其德有聞於時而太學約

之君其魁然者也約之名彥博別字青崖爲見滄公
第四子生而高穎豐頤具大人相規言矩行未嘗有
子弟之過揣摩當世天下事數著可了才鋒四應意
豁如也毀齒哭父以執喪聞奉母搯臂嚙指沒身如
嬰兒傾橐以扞鵲錫之難伯兄之歿也撫其子如子
與朋友交以然諾爲生死糶死梁涉餽餒絮凍歲大
稔民無菜色無道殣鄉人以爲霖雨焉亂後勅戒閭
里部署賓客子弟束伍完守鄉人以爲城池焉舉倍
稱之息以市義緣手散去人或規之君笑曰釋氏以
布施爲藏此炎炎者今入吾藏中矣築室考槃左琴

右書自比逸民遺老而以病卒年五十有五丙申歲
臘月九日也子十人長天游邑諸生次天潮天澍天
溥天浩天波天淳天瀚天濬天泓女六人孫男女十
人墓在金庭玉塢之陽余以乙未秋避地東山徧訪
雅人高士而君已病不及見間與二三父老論此山
人士風槩以爲約之如介圭蒼璧溫潤縝密而其精
神乃時時見於山川不可掩也又踰年而約之遂歿
國有俊民家有收子殆亦湖山秀氣鍾英傑出而奄
然與世運漸盡可哀也已天游孝而才傷其抑沒于
身後也泣而請余表其墓余與劇談舊事相顧愴嘆

者久之書之皇極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史曰人富而仁義附此世道之常也逮德下衰九嬰竝作瓊弁之濟師也寔沈之司祖也鬼神亦有賴焉而况于人乎古之君子修詞立誠不欺存歿是是非非芒寒而杓正所謂陳信而無愧詞者也殺枯竹噓朽骨猶可以告誠末世之鬼神而叅持其聳抑之坊余雖老耄夫安能而避諸故於天游之請而遂爲詮次其槩以表之使之鑱諸墓上歲在壬寅十月而文成于九月十五日石渠舊史虞山東澗遺老錢謙益爲表

教讀謝君墳表

謝君名恒字行甫長洲人本朱氏從姑姓爲謝讀書識字謹謹爲童子師教授我兒孫愛及孫桂哥桂哥早慧戊戌秋病殤君窮老失所倚哭而神傷踰二十年遂不起庚子九月十一日也年七十有七君爲人遲重拙訥不多言笑晚年誦金剛經臨終忽若有悟屬其壻曰未生前無有我身死後我仍無用釋氏茶毘法歸潔于無勿葬藎以累我口號一偈云今日今時聞道辰世緣已盡佛緣興遺骸不用埋黃土速倩紅雲送太清女若壻不忍從用俗禮殯葬而以遺言付余予爲之表曰韓退之有言今人適數百里出門

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襖被入直三省顧婢子語
刺刺不能休死生大故少別千年使直使萬里外國
君能脫然如是過退之所云遠矣世人蔭高華席富
厚床蓐淹頓兒孫扶繞風刀火箭鬼伯催促求延無
力欲去不忍視吾君兔園村夫子單丁笊獨布被瓦
燈談笑解脫其所得孰多世眼夢夢猶羨彼爲五福
而閔此爲五窮不亦悲乎君以死之日爲聞道之辰
死生幻化何有于身後之名吾以爲如君之警悟可
使世之坦化者聳談空者懼而蠅營蠶縛汨沒五濁
之中者亦或寤而少悟也故論次其語伐石而表其

墓墓在虞山之陽君無子以女爲子而女又無子旣
葬其女與其夫皆穿穴墓傍他日以次祔焉

贈太孺人趙氏墓表

贈太孺人趙氏吏部左侍郎謚文毅諱用賢之孫敘
州府知府趙隆美之子歸於封御史錢喬文湖廣道
監察御史錢岱之孫婦湖廣按察使錢時俊之婦也
孺人歸於錢生二男子二女子延宅生六齡而孺人
歿崇禎戊辰九月一日也年二十有八延宅舉順治
壬辰進士自行人擢江南道御史再命封父如其官
母贈太孺人出視茶馬報浚請假歸葬卜地於殿橋

之新阡請其舅氏宮允士春具狀而謁余表其墓當
孺人來嬪余侍先大夫人傳姆往來稱其肅而溫婉
而字太夫人喜曰九五房世有婦德小四房新壻又
賢宜有令子九五房者吾錢兩大支之別稱如梁世
湖頭六宅之云敘州與余異姓兄弟夫人何長史女
年家老娣也孺人之歿也敘州告我曰吾女之適錢
也老妻曰吾內事無所助今亡矣指二妹而泣曰汝
娣在汝嫁事不累我我有言亦不患無可告語也先
太夫人聞之而嘆遣媪問慰敘州夫人久而不絕宮
諭之述其妹也余以中外之言徵之口信嗚呼以孺

人之賢無祿卽世以歲之不閒殯於郊外孤襯布帷
漆燈晝寒長夜漫漫不見白日三十餘年於此今所
產六歲兒嶄然成立繡衣鐵冠持節還里奉翟弗之
寵命以大葬其母宗黨婦孺聚觀歎息咸曰幸哉有
子孺人不但不死且不亡矣而延宅曰未也必請於
文章鉅公謀所以示永久而不沒者有宗老舊史氏
在盍先諸余於是不忍以耄老辭而爲之表曰孝哉
延宅自羈貫以至入官搃臂嚙指未嘗不念母勤也
乘驄攬轡登車有光營魂寤寐未嘗不在荒郊淺土
間也古人有言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延宅之報

其母者莫此爲大斯所謂永久而不沒者也昔者王
介甫銘吾宗公輔之母而申言之曰吾所謂閭巷之
士以爲太夫人榮者明天下有識者之不然也太夫
人之賢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然則余
之所稱宗黨婦孺聚觀歎息者豈非介甫所謂閭巷
之士以爲太夫人榮者與自今以往延宅立名砥節
日進而未已立言之君子歸美於娠賢育德昭母儀
於圖頌固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也余故竊取介
甫之義以爲之表而鑱諸石以俟焉

拔齋有學集卷三十五終